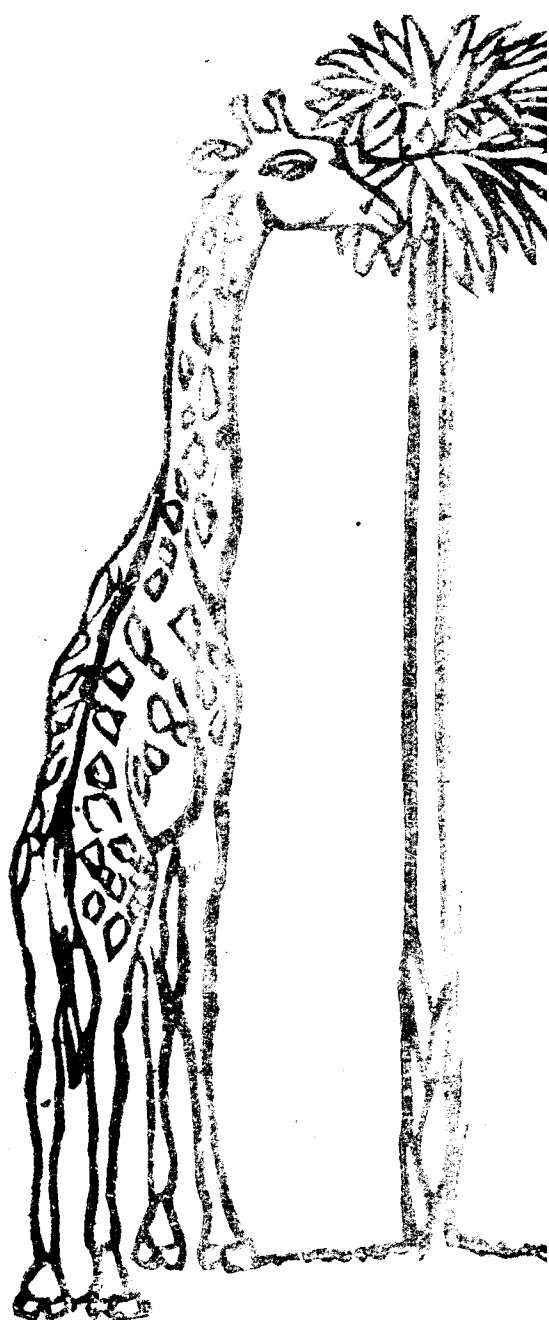


長途

野草叢書二集之一

夏衍



桂林集美書店印行

野草叢書二輯之一

途

長

夏衍著

桂林集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二野
輯之叢
一書

長

途

著

者

夏

衍

編

輯

者

秦

似

出

版

者

集

美

書

者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每册定價

版初月二十年一十三國民

獻給

在桂三年間曾共危難的友人們！

——終長夜之漫漫兮，

掩此哀而不去！

屈原：「悲回風」

目 錄

| | |
|-------------------|----|
| 于伶小論..... | 一 |
| 論上海現階段的劇運..... | 一〇 |
| 關於一年間..... | 一五 |
| 論劇本荒..... | 二二 |
| 戲劇抗戰三年間..... | 二六 |
| 給戰地戲劇工作者的一封信..... | 三三 |
| 觀劇偶感..... | 三九 |
| 樂水..... | 四七 |
| 關於學習的一二偶感..... | 五三 |

殺人的奧斯人的.....五九

要膏藥的必須休息.....六四

「打氣」之後的.....六八

五 輯

長途.....七五

粵北的春天.....一二一

廣州灣通訊.....一二八

上海見聞別記.....一三三

走險記.....一三八

1

輯

王伶小論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一閉上眼，彷彿可以看見一條漫長而險峻的道路上，一個怯弱，可又是那般悲壯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態。顛躓，墜跌，無情的嘲笑，一時的迷失，荊棘刺傷他的肌膚，崎嶇磨損他的腳底！可是他摸索着，行進，沒有絲毫的反悔。歷史吝惜了他應該得到的積蓄和遺產，但是在殉道的求神者，也許過多的行進反而是他累贅的負擔。他選擇了的是一條怎樣的路子，我們善良而謙遜的作劇者是明白地意識到而且是作為驕矜的：

「……自己既是愛定了演劇這迷人的武器的藝術——決心學習寫戲編劇，失敗了可以重來，跌傷了我會支撐的。因為自己還年輕，自信有着充分的勇氣來接受失敗的經驗與教訓，賦

器只有在鍛鍊與使用中才能具備與發揮其戰鬥力的。」

——給Y·S·（『花濺淚』代序）

怯弱，多感，疾病和貧窮老是緊纏了他，先天的具備了舊時代儒生的謙讓與息事寧人的心情，而後天的環境與教養，偏又使他養成了智識份子的潔癖，接觸到這位善良的作者和誦讀到他的作品的時候，我常常這樣想，要是這位作者早生這麼一世紀，那麼他也許可以是一個恬淡飄逸，徜徉山水和歌嘯林泉的隱遁之士吧；早生這麼二三十年，那麼也許可以是一個佯狂歌哭用詩酒來排遣他『國民孤憤』的南社詩人吧，再說，要是他少年易感的時代不接觸到五卅，一九二七，九一八，一二九，那一浪猛於一浪的時代的怒潮，他所處的環境不是北平，一個有着五四革命傳統的地方，他所私淑的祇是唐詩，定盦詩和夢窗詞，而更找不出一些新的支柱來作為他靈魂的依傍，那麼也許，他可以是一個『忠貞』於『藝術』的『鶯』，而決不會那般悲壯地『再度生涯潛地』吧！

『自己愛定了演劇這迷人的武器』之後，『學劇九年』在我們這位多感的詩人已經是一連串困苦の爭鬥，從感傷的哈孟雷特到悲壯的堂吉訶德，這中間不是沒有脈絡可以追跡的，最觸目，最感人，也是我們這位作家所最值得使人珍愛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義。人道主義使他同情弱

者，人道主義使他憎惡強暴，人道主義使他帶着不愉快的心情來正視現實，也是人道主義，使他從現實社會的矛盾苦惱，懷疑追索而走向了學習一種可以解決這一切苦惱和矛盾的理論。於是，一個誠實而單純的青年求神者，發見了新的神，發現了他靈魂的新的支撐點了。因為他是敏感的知識人，所以他珍視理性；因為他是樸質的人道主義者，所以他開始了對真理的熱烈的追尋；更因為他處身於一個國破家亡的時代，他親自目擊着和身受着內內外外的，精神和物質的對於人性的真和美的迫害和賤殺，於是他把自己愛定了的藝術作為武器，而開始不計成敗的戰鬥了。

一位值得尊敬的批評者和劇作家李健吾先生，在「夜上海與沉澱」一文中接觸到對於我們這位作家「最有影響於他製作的物質和精神的作用」，舉出了四點，就是：

「第一：貧弱的身體。

第二：詩情的心靈。

第三：銳敏的感受。

第四：樂觀的信仰」。

於是他說：「這末一點，或許是于伶先生在最惡劣的心情和最困難的環境之下，能給以不斷的創作的堅強的支柱」，我同意這個觀察，信仰使他樂觀，使他掙扎，使他廢而再立，傷而再起

，但是，使他今天，最少在今天，支持這樂觀的信仰的，還是由於他的同情，他的人道主義，換句話講，信仰成爲了他肉體和靈魂的支柱，而這支柱的着力點，依舊是知識人的善良，多感，和
人道主義。

由於他的出身，由於他的教養，由於他生來退嬰的心情限制了他熱情的奔放而祇能默默地在心內燒灼的個性，更由於他從一個真誠的人道主義者走向殉教般的革命者的經路，由於他目前擔當的工作和接受的生活，我們今天正不必替作者諱飾，他獲得了的世界觀今天依然還祇是他靈魂深處的一根有力的『支柱』。世界觀使他脆弱的時候得到支援，世界觀使他頹喪的時候得到補強，但，支柱終於還不是靈魂的本體。

在這苦難的中國，在這苦難的當代，儘管不能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同時代人比擬，但是把中國智識人的遭際，和過着牲畜一般生活的中國人民大眾較量起來，終於還是屬於得天較厚的部分，於是，由於生活，由於在現實社會中的遭際，真真處於社會底層的勤勞大眾和智識人之間，在對事象的觀察，在內心迸發的要求，就有了不相同的方向，前者喊出來的是『我要』，而後者感覺到的却是『我有責任』，和『我要對得住良心』！對於這種感情的表達，我們的作者自己是說得很清楚的：

「爲了戲劇，爲了自己愛定了的演劇藝術，我願意而且決定了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地把自己的生命在這受難的尤其是孤島受難的戲劇運動裏面！我將不計毀譽，不論成敗，但求盡我心，竭我力，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合作的志同道合者，對得起戲劇藝術者的本份與良心！」

『女兒國』序，『雪中廢話』第十四頁。

我們沒有權利和必要來要求一個智識階級的作者違背自己的良心和感情而急速地去迎合另一種人羣的口號，我們也毫沒有企圖過低評價一個智識分子的人道主義和理性，對於我們論及的這位作者，恰恰相反，我們要求的正是要有更深和更廣的人道主義，和更有機地和自己感情融合了的理智。祇有具備着全副心腸的深而且廣的人道主義的智識分子作家，纔能不沈溺於自己狹隘的情操，纔能使自己眼、心、腦看到感到和想到更廣泛的地方，纔能成爲一個真實的社會人和世界人，而全心全力地爲着受難者羣的遭際而歌哭，而爭鬥，也祇如此，纔能把自己堅定起來，不會在挫敗的時候『怯戰』，不會在寂寞的時候傷感，更進一步，也祇有如此，纔能溶化理論成爲自己的血肉，浸潤自己的每一個細胞，匯合同時代人的苦痛爲自己的苦痛，纔使他自己的靈魂壯健起來，能够巍然獨立，再不需要『理論』這一根機械的外在的支柱！

也許我們已經化費了過多的篇幅於空疏的緒論，但，在我們同時代的智識分子，在我們從善

良恬淡的『讀書人』由於理智的披導而未成熟地走向了人生殘酷之戰場的文藝工作者，理與情的未能渾然合致，也許正是一件普遍存在而不很自覺的現象。在我們這一類的知識階級，在性質上，『理』本來是『情』的推力（Push），而在自然界，電壓（Voltage）先導電流（Current）也正是應有的事情，可是，我們在此不能忘記，電力（Power）是電壓與電流之『積』，而決不是電壓與電流之『和』，所以藝術作品感人的力量，應該是理與情的渾然的一致，而決不是情加理或者理加情所能做到的事了。現在，假如某一特定階段的一個作者在他作品中所能發散的感人力量是一個定數，而我們在這限度之內要有更多的光，更多的熱，那麼很明白，問題不是放任他的情的泛濫，相反，在這兒應該強化和更強化他理的強度和壓力了。具體一點說，就是更深的思考，更廣的感受，更真摯地關心全人類的運命，和更嚴肅的鬥爭與生活。

在我們論及的這位善良的作者，情與理的未能達到融和是一個容易發見的現象，——這，就是我們上面說過的直到今天，他理論上的認識依然還是他的靈魂的一根外在的支柱，因此，在他短時期內辛苦製作了的許多作品中，因為在他靈魂深處還留着這麼一點小小的企圖合致而終於未曾合致的乖離，所以發於情者大都為珠玉，而急於理者大部為贅疣，我們在此已經不需追溯尤為時代的作品，從『夜光杯』到『江南三唱』『血灑晴空』，就是在他大踏步地走向了更現實主義創

作方法之後的『夜上海』、『大明英烈傳』，我們也能容易地發見，作者常常委屈他的人物，不使他從他們特定的身分，地位，環境和某一特定的時代氛圍氣中行爲，講話，和得到歸結，而常常借用他們，而由自己來代替他們說理，當然，這常常表現於作者與戲劇博鬥最劇烈的場合，不能勝之以情，乃圖勝之以理，這也許是轉形期內的必然的現象吧。

●對於這位自謙爲『學劇九年』的作者，不幸得很，即使是較爲親密的朋輩，也已經很少能夠知道他初期的作品，但是，從尤兢（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到于伶（一九三七—），無可否認的，他有了一個飛躍的——值得刮目的成就，看了『夜上海』（一九三九）和『大明英烈傳』（一九四一）之後再去回溯一下『漢奸的子孫』（一九三五）和『夜光杯』（一九三六），這是一個如何顯著的進展啊，從性急的呼喊到切實的申訴，從拙直的說明到細緻的描寫，從感情的投擲到情緒的滲透，很奇妙，一個筆名的改變在某種意義上竟象徵了這位作者的再出發和新生。當然，這進展是不能用奇妙這兩個字來解釋的，第一，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作者獲得了新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而未能充分溶解與消化，而這一個時期也正是焦躁和空悶的時代；第二，一九三八以後，使他暫居在上海，責任和良心使他負起了『孤島』劇運最艱苦的工作，而一般情勢又逼他學習了『沈默』，肯定，確信，堅持』和『站定崗位，保蓄力量，總扎總打，埋頭苦幹』的作風和氣派。

把一個具有智識的潔癖和善良人醇息事甯人之心情的作者拋擲在「淪陷了的上海」這泥濘的戰場上作戰，這是一件殘酷的，可是在他創作生活上有着重大意義的事情。一方面上海磨折了他，上海也養乳了他，他學會了戰鬥，接觸了「淺俗」，他懂得了千萬上海市民的心，他真實地從淺俗的材料中去提煉驚心動魄的氣韻，使他完成了一種「詩與俗的化合」的風格，使他寫下了令人不能忘記的迂迴曲折地傳達了上海五百萬市民決不屈服於侵略者的意志的作品；但是另一面，由於要在上海這環境中創建一個同時兼備「小劇場」性的戲劇的質，和「大劇場」性的觀眾的量的劇場，爲着要在商業競爭極度的強烈的「娛樂」市場上使新的戲劇能够佔有一個繼續性的地位，我們的劇作者也不能不「爲營業，爲觀眾着想」，而助長了他在作品中放任那種「涉筆成趣，涉筆成刺」（孤島市民同時需要着趣和刺的）的「繁花茂葉」的滋長。「夜上海」第四幕的雲姑與馮鳳這線索的發展，「大明英烈傳」第四幕的兩頭蛇這一角色的出現，都是一方面爲了迎合上海這特殊的環境，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抑制對於惡的謾罵，和對於筆墨之遊戲的適例。要一顆大樹高而且直地成長，生長期內是需要刪剪繁枝茂葉的。在此，對於結構的更緊密的把握，和對於成趣的題材的無情的割愛，爲着作者更大的成就，也許在技術上是當前重要的問題。

求神者求得了他的神，摸索者找到了他的路，而在本質上，我們的作家又正是前途燦爛的彌

琢彌珍的渾金與璞玉，讓我們祝福他，更熱情的鬥爭，更誠懇的生活，更艱苦的磨練，他，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成就來激勵潤澤滋養我們這民族的心的！

妄言多罪。這算是備忘錄式的試論。

四一，七，香港。

論上海現階段的劇運

覆于伶

于伶兄：

桂林和上海相距得並不遠，但是消息的傳遞是如何的困難啊！「花濺淚」已經上演，已經再版了，但是我祇從偶然看到的上海報紙上知道了這麼一個名字，你寫在這劇本前頁的兩封「致S·Y·」的信，是四月中到了香港纔看見的，離這劇本的出版，已經經過了半年的時日了。這兩篇文章正像獨行中偶爾聽到曾經愛誦過的歌曲似的想起了上海，想起了上海的劇運和艱辛地在這崗位上爭鬥的友人。我從報紙堆中遍找到了有關上海劇運的材料，發表在「大公報」文藝的健吾兄的那篇「關於上海劇運的低潮」深深地使我激動了！出於真情的文字，是永遠永遠地使人感動的，我和他同樣地難受，同樣的分愁，可是忿怒了之後，我又覺得愉快了，一年幾個月，不算是「一個悠遠的時期」，可是這短短的時期已經使那些慣於在圈子外面唱高調，用術語，講冷話的人們

，和真實，誠懇，而永遠和青年們工作在一起的工作者相距得這樣遙遠了！「辯正」，是沒有必要的，上海文化工作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在國內始終是一種使人嚮往欽慰的火炬，充滿了術語的「總檢討」，是不足以減損這火炬的光輝的。

關於「一年間」和其他幾個劇本的意見，我到今天還不會接到過你的「另函」，對於「花濺淚」，我却可以愉快地報告你讀後的感想，在你創作過程上，這是你走向更堅實更寫實的方法的一個重要的基點，也是一步重大的前進，和「夜光杯」比擬一下，已經是一個不同類型的劇本了，朋友們熱烈地期待着你從這基點出發，沿着這正確的方向，更多而更好地寫出些不僅適宜於「此時此地」的劇本。讓年輕而缺乏揀別能力的戲劇工作者在抗戰進入新階段的今天還反覆着「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以來」和「夜光杯」，這是我們應該痛感的責任劇。在滬江舉行過「文藝座談會」上，我們曾提出過「生產運動」的口號，當然，目的並不在諷刺濫造粗雜的東西。我們需要更多，同時也需要更好，在這一點，我是同意於你的意見的：「自己既是愛定了演劇這邊人的武器的藝術，決心學習寫戲編劇本，失敗了可以重來，跌傷了我會支持的。」

「在信上提到過兩次「此時此地」，那麼讓我們談談「此時此地」的問題吧。我對於此時此地的劇運，是同意於將這階段規定做「磨鍊」的時期，自「九一三」以來，中國的劇運可以說

，已經完成了普遍化的第一階段了，緊接在這一階段之後，我們的任務是在如何才能使這普遍化的戲劇能夠作一步更大的前進了，普遍，同時更要深入，這是我們的課題。在沒有緣的大眾間，過去我們已經介紹了話劇的新的形式，新的作風，這和舊有的文明戲，已經是屬於不同種類的東西了；但是，距離完整的，作為抗戰建國之最有力的武器的戲劇藝術，還隔着一個很遠的路程。在劇戰的前方，在不斷轟炸下的後方，一年來我們這年青的戲劇藝術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演出，演技，裝置……和八一三以前已經進步到不能比擬的程度了，但是，我們的眼光不能單注意若干個優秀的團體，一般地說，我們也還有着無數的祇機械化接受了話劇這種「形式」，而完全不知道演出和演技為何事的支流。戲劇是綜合藝術，這話已經講膩了，但是有多少劇團和劇運工作者，還將這藝術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功和失敗，單單寄託於劇本的故事和結構身上啊！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中國話劇就留下了一個並不怎樣值得感謝的傳統。這，就是對於演出（導演）和演技的忽視。在選定上演目錄的時候，演出和演技的因素是很少放置在考慮的問題之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希望，寄託在劇本的身上，情節曲折和劇情的熱鬧是決定是否可以上演的準繩，在話劇要在無緣的小市民中間「打天下」的時候，這苦心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將這

固定化而成爲一種傳統，一種偏見，一種不費力地可以獲得成功（主要是商業上的）的捷徑，那便可以成爲戲劇藝術正當長成的障礙了，在八一三以前，話劇開始向大劇場發展的那一個時期，即使作爲一個試驗的演出，也不會有過一個劇團敢於上演一個著名難演的劇本，這是如何可慨的現實啊！

我深深地確信着，這種過重地依賴劇本而過輕地估價演出和演技的傳統，是阻礙中國話劇進步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真真造成今日的一劇本荒的原因。因爲現在被認爲可以上演的劇本，都是一曲折離奇，緊張熱烈，不論什麼人來演大致都可以博得觀衆歡迎，所以除出極少數的天才之外，在現階段的劇運中，導演和演員很少有真實地試驗實力和苦心磨鍊他們技能的機會。在國外往往一個劇本因爲演出和演員的不同而可以得到一種不同的成果，可是在中國，却是一個劇本經過一次上演之後就成爲一個定型了。無原則的「鬧劇第一主義」阻礙了演出和演技的進步，演出和演技的無風狀態使中國戲劇停留在一定的深度。——這，理由是很明顯的，沒有好的導演和演員，「平淡」而真實的劇本是「不適」於上演了，年輕的作劇家總是希望自作的劇本有上演的機會的，那麼，走「出奇」的路吧，寫曲折的情節，巧合的人生吧；而不幸得很，這條路並不是中國當前所需要的。戲劇的康莊，題材的枯窘，劇情的公式化，都祇是劇作者不能正當地發展

他們的才能，企圖僥倖成功而走錯了路子的表現吧！

強調演出和演技（以及其他舞台藝術）在戲劇藝術中的身分，在這麼鍊的時期裏而建立起我們新的戲劇藝術的最合理的分工，讓無數的新的演出者和演員有一個試鍊他們才能磨鍊他們技術的機會，讓無數新的劇作者可以不必顧慮「生意」而能夠有一個放胆地自由地描破這個時代的真實的機會，這不是此時此地該做的事嗎？

十年之前，中國話劇運動的一個最真摯的拓荒者朱穰丞先生曾經提倡一次「難劇運動」，這運動並不會得到成功，但是他的勇氣和毅力，在中國劇運史上是永遠也不會被忘記的，十年之後，話劇已經應該到非走上一個新的階段不可了。那麼，讓我們再來一次「難劇運動」，來造成一種新的，更切實，更嚴肅，也是更富於創造的風氣吧。演好一個著名的鬧劇，並不是演出者和演員的名譽的事情，讓我們來和難劇搏鬥，在難劇的上演，批評，檢討，再上演……的過程中，來使我們的戲劇作一步更深的前進吧。

我如此說，並不是表示了我們對此時此地之環境的讓步，相反，這正是我們「抗戰建劇」的必要的過程，我們的工作方式應該是永遠地抵住，永遠地反撥着壓力的彈條，我們需要的是堅韌，獲得一種堅韌的性格，我以為一個比較長時期的磨鍊是必要的。

三九，五，五。在香港。

關於「一年間」

爲着替救亡日報籌募基金，在桂林上演劇作「一年間」，已經有了四個月的籌備了，承文化界先進的指示，和差不多可以說是全桂林藝術界的朋友們的不眠不休的努力，終於在今天和觀眾在舞台上相見，啓幕之前，我感到了雙重的悵悚和感謝，作爲一個這劇本的作者，和作爲一個救亡日報的編者。這份地重視這一草率的作品使我悵悚，爲着要上演這一作品而耗費了朋友們的不能計算的精力和時間，又使我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詞彙才可以表示私衷的感謝。這感激的今天，在我生涯中將成爲永遠不會遺忘的一日。

「一年間」在重慶公演之後，最使我不安的是遠近友人們對於劇作的過分的譽揚，和過於寬容的指責，這劇本寫作於去年九月，未曾付印，廣州就淪陷了，嗣後奔波了差近一年，正像對一個產下了就交給旁人的孩子，直到重慶上演之前，我簡直不會有過再看他一遍的機會，上演之後

，從友人們的來信和報章評論中，發見了許多新的問題，這也因為人事匆匆，到今天不會有過仔細檢討一下的時間的餘裕，那麼就讓我利用今天，作爲一個陳述作者意見和自我批判的機會吧。

寫作的動機

去年八月，在救報週年紀念招待讀者的茶會上，有一位年青的讀者站起來講話，他說「在抗戰中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能寫劇本的應該貢獻出劇本」，他用「吝嗇」這兩個字來責難了我一年來寫作上的「怠慢」，這句話真有點使我愕然！「上海屋簷下」以來，不寫創作一年半了，我自覺到「工作煩忙」這四個字並不是辯解的最好藉口，我答應了他，我在最短時期之內一定寫一些劇本，接着九月初，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決定了以雙十節爲中國第一次戲劇節，田壽昌兄從武漢打電報來，要我轉達廣州戲劇界的朋友，在這一天舉行一次盛大的公演，可是，當我把這意思告訴給戲劇界朋友們的時候，一個問題立刻提出來了：「你給我們寫一個可以上演的劇本。」

我答應了這個要求，因爲我知道在我當時的那種環境下，祇有若干冒險地將負不起的責任先

加在自己身上，然後纔能以一種心理上的壓力，逼擠出寫作的時間。

「什麼時間交卷？」我問。

「預算排三個禮拜，你在九月二十號以前交稿吧。」

我還記得和我約束時間的是藝協劇團的蔡碧青君。

算一算日子也正還有三個禮拜，我決定了分出每天上午的時間，第一個星期整理材料和結構，第二週的第一天開始執筆，寫作的時間規定了兩個星期的上午。這在我確是一次冒險，我從這天起謝絕了來客，將自己反鎖在上九東路那間使我至今不能忘懷的洋鐵店的三樓，九月十九日，在預算之前一天，我草率地完成了這一工作，在我貧弱的寫作過程上這是一個時間最短的紀錄，「賽金花」兩個半月，「自由魂」一個月零五天，「上海屋檐下」整整六個月，而「一年間」却祇有十二個上午，從這一點，劇作的粗糲疏漏，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今年初夏偶到了上海，許多久別了的朋友們都像遇見了自己親人一般會到了，在一次茶話後散會之後，我和健吾于伶兩兄在傍晚的霞飛路上漫步，突然，健吾笑着說：「我捉你一個漏洞，在一年間裏。」

「我傾聽着他。」

「究竟你離開上海一年半了，第四幕，艾珍要分飾是在晚間十二點鐘之後，那時候喻志華從

外面回來，接着又匆匆地出去，這事實上是不可能呀，你知道上海十二點鐘以後是禁止通行的了。」

結構方面的粗忽尙且如此，性格的刻劃和氛圍的描寫上更可以想像的了。

我這樣看那些人

寫這劇本的時候，如上所說，正在徐州失守，敵人以全力進攻武漢，而突破了外國重鎮田家鎮的時候。在廣州，六月轟炸之後，經過了一個暫時的安靜，九月初又差不多每天都有警報和轟炸了，加上，國內若干抗戰沒有信心的人，還在鬼崇地準備投降，陸續地放出了各種各樣的悲觀和沮喪的空氣，廣州逼近香港，對於謠言的反應特別敏銳，所以在那時候，我想提高抗戰必勝信心，摒擊悲觀主義，和從社會任何一角的現實事象，來描寫舊時代的變質和沒落，新時代的誕生和生長，應該是藝術工作者當前的主題，我從這觀點出發架空地設想了一個故事，我想忠實於現實主義，我不作奇巧和偶合的追求，加上，我自己故鄉淪陷，妻兒寄寓上海，一身居南國，心嚮江南——這是于伶兄說我的話，——所以我就在比較熟悉的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環境裏面，寄託了這

個主題，在抗戰中，這些小人物都還活着，而且，在一個不很短的時期之內他們都還要照着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種壓榨到快要失去彈性的古舊的意識，已經在他們心裏抬起頭來，這就是他們的民族感情，但是從他們祖先時代就束縛了他們的生活樣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難以擺脫啊，我不想憑藉自己的主觀和過切的期望去強要他們的生活！我把他們放在一個可能改變，必須改變，但是一定要從苦難的實生活裏才能改變的環境裏面，我想殘酷地壓抑他們，鞭撻他們，甚至於碰傷他們，而使他們轉灣抹角地經過各種樣式的路，而到達他們必須到達的境地，我寫的地方是上海，是淪陷區，是一個古舊的家，所以我實在不敢違心地把瑞秋艾珍之類的人物寫成錚錚的鬥士。即使是劉愛廬吧，他可以博得觀眾的同情，但他也不是一個英雄，我寫他，祇想表現地主裏面的一個保有正義感的封建儒生的一面，使他站在抗戰這一面，使他同情下一代的，也不是由於階級而是由於民族的感情，（我此次在香港替大地影片公司寫了一個電影劇本「大地交響曲」，又重複地寫了這樣一個脚色，但是祇因為他所處的地方是游擊區，社會動盪的震幅很大，所以他的生活和意識的變革也和劉愛廬的有了很大的差分）我很愛他，但是我不敢對他作過大的期待，因為六十年的生活已經把他定型化了。

抗戰裏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峯突起，進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是這的大多

數，進步迂緩而又有偏偏具有成見的人，也未始不是應該爭取的一面，要爭取他們，單單打罵和嘲笑是不中用的，這裏需要同情，而我終於憐憫了他們。

今天看昨天

說到同情，就不能不接觸到于明揚了，這是一個重大的失敗。

抗戰前後，我看見過許多一個典型的人，就是平日叫囂跳踉，大語壯言，可是一朝他自己號召別人的行動到來的時候，他却遁入天空，在雲端裏搖頭嘆氣，不滿現實，但是又不願以行動去爭取更好的現實的到來。嘴裏喊着光明，而自己則藏匿在最陰暗的角上，這樣，小有挫折，立刻就對於昨日的主張，作全盤的否定，我憎惡這樣的人，甚於最不容易進步的誘筆，我寫于明揚，我想用這樣一個型來對比那徐徐地——但是著實地進步着的另外一面，但是，在寫作中，我說不出什麼因緣，情舊的小惡魔玩弄了我，使我將他寫成一個參加過學運的亡省的青年，更因為他的介紹祇限於「預備說明」。沒有餘裕充分地說明他的過去，於是先天的矛盾就存在了，憎惡他呢？還是同情？我不想意識的對他同情，但是「他的過去」使觀眾對他發生了憐憫，——這憐憫

，正像一道護身的符咒，使我對於他的批判受到了絕大的阻礙，他的理論已經發展到十足的漢奸，但是我們對於他的死去終於還免不了一抹難以排遣的不忍。有人批評我說，喻志華講給他聽的都是空言，所以不足以駁倒他的理論，我想這批評是出於印象。喻志華比不上毛澤東先生，她講不出——在舞台上也不容許她講出「新階段」和「持久戰」中的光輝的言語。（不幸我寫這劇本的時候，還沒有讀這兩本書的華福辭。而她所講，在前進的人看來已經是空言和常談，可是對於劉愛霞艾珍之類還不失為通俗易懂的勉勵和鼓勵，我以爲確實能使喻志華不能克服于明揚的這不學無術的實質，而更是一種因爲他的身世而早已生根在善良觀衆心中的憐憫！處理題材的時候一髮可以牽動全局，在此我得到歷代開教訓的兩千年之後，他的理論變了更精衛的理論，那麼對於他的同情，也已經是罪惡了，我殘念着社務羈絆了我，使我不能有一個充分的時間來重新考慮和糾正這一個問題。

舊的，腐朽了的，惡的，一切都要在矛盾中滅亡，新的，善的，也都會在矛盾中生長，讓于明揚死去，但，使這樣一個青年如此地死去在我終覺得是一件黯然的事情。

論劇本荒

三式、式。

——在「香港青年戲劇協會」講

目前戲劇界有一個共通感到的問題，就是「劇本荒」，這問題究竟應該怎樣解決呢？讓我們談談劇本創作的問題吧。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現有的劇作家寫得太少了。雖則也有了很多青年的劇作家，但是上演的節目依舊是非常的貧困，這是亟需補救的現實問題。

我覺得我們過去似乎太把劇運的責任着重在劇作家身上了，以為祇要有著名的劇作家寫出來的劇本，一定可以吸引觀眾，一定可以討好觀眾，一定要「好」的劇本才去上演，一切導演，演技等等都是第二義，第三義，乃至不足輕重。

然而這帶來了我以為可以永遠阻礙了新的導演和好的演員的產生，同時也阻礙了新的劇作者

的成長。

單以新的劇作者而言，他辛勤地創作一個劇本，即使本來有上演的價值，可是因為不夠名氣，或者不夠「緊張熱烈」，情節不好，便永失却了上演的機會，於是他很灰心了。

同時，更因為很多人爲了要把劇本的「情節」描寫得緊張，討好觀衆，於是極力獎勵年青的劇作者憑空去幻想緊張熱鬧的故事，空空洞洞構造非現實的傳奇，於是雖則很緊張，很有趣，但也很公式！

不論真誠嚴肅地去寫真實的劇本的青年，則永無上演的機會。而「市場」上祇有鬧劇才能够存在。有了鬧的劇本，導演和演員等都成爲不重要的了。

因此，我們應當儘可能的讓新的青年劇作者去創作，祇要他底意識是對的，故事是真實的，那麼，劇本技巧上的不夠，應當由演出者和演員去補充。

本來，戲劇藝術有一半的責任，是在導演，演員，舞台裝置等身上的；可是在中國的現在，對於劇本的要求是百份之八十，乃至九十。於是，演員和導演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沒有用心去研究 and 學習的機會。

結果，每晚劇生演都模仿別人一樣的搬上舞台去就算，這條路是不應走的！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去創作劇本呢？

首先，每個準備寫作的人底態度一定要誠懇，用功，不要空想，從許多複雜錯綜的現象中去創作一種人物的典型，在廣泛而瑣碎的題材中去尋求良好的主題。比方，在抗戰中我們怎樣去歌頌光明，怎樣去暴露黑暗，怎樣去觀察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怎樣去批判某一事物發生的影響……這樣誠懇摯切的去寫，一定有良好的成就，縱使起初不很成功，但也一定不會十分失敗。

實在，我們要使新的劇作者的劇本，有着更多的上演機會。

每個青年劇作者一定要寫自己所知的事，寫自己所十分了解的題材，因為只有這樣，創作出來的作品才不陷於觀念化，才不陷於公式主義。

我見過着很富有的生活的人，我以為很難描寫窮苦的人底生活吧；沒有到過戰地的人，沒有接觸過戰爭的人，要他去描寫游擊隊，描寫義勇軍，我想是一定陷於幻想，陷於不正確和概念化了。

但是，難道生活經驗缺少的人就不能寫作了嗎？那也不一定，我們可以從書籍上，報紙上，談話上用功夫去參考，去研究，去尋求，從有關係方面去參加以極深刻的觀察，去理解，把全部自己所需要的題材完全澈底明白之後，再去動筆。那總比憑空亂寫好一點的。

在劇作手法上的運用，不一定要模仿別人，儘量地去創造新的形式，不一定要用很緊張的場

面去吸引觀衆，也不一定用發笑的效果去討好觀衆。

青年劇作者要拿出自信心來，寫更真實的，更動人的劇本，不要模仿前人，下一輩的人應該超過上一輩的人才對的！將來是屬於年青人的。

總括一句而說，解決劇本慌不一定專希望著名的劇作家去寫作，應該盡量發掘新的青年劇作者。同時，我們年青的導演，年青的演員及一切工作者都要勇敢地去演出難演的劇本。

——祇有難演的好劇本演得好才是演出者和演員等的名譽，演了一個著名的鬧劇，有什麼了不起呢？

戲劇運動已經到了應該更深入一步的階段了！我們要進一步的去用功，進一步的磨練！因此，新的時代底新的戲劇，是要年青的朋友來創作的。

戲劇抗戰三年間

三、四。

我的題目不是「抗戰戲劇」，而是「戲劇抗戰」。因爲，自從蘆溝橋的砲聲一響，祖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一開始，全中國的戲劇工作者，就將他們自己的身分規定做整個抗日軍隊裏面的一個特殊的兵種，而實行參加抗戰了。像其他兵種各別地使用他們用慣了的武器一樣，文化兵團裏面的戲劇部隊用他們戲劇這特殊的武器，鞏固了團結，強化了信心，推動了進步，打擊了敵人。在這大時代中新生了中國戲劇以初生之犢的勇氣，站在一切戰鬥的前列，在戰線，在後方，在游擊隊，在淪陷區，從高歌引吭自由天地到愁傷陰黯的囚房，從冰雪風砂的塞北到驕陽灼膚的南國，我們的戲劇部隊都在那兒起了輝煌的作用；到今天，大家已經公認，在參加了民族解放戰爭的整個文化兵團中，戲劇工作者們已經是一個站在戰鬥最前列，作戰最勇敢，戰績最顯赫的部隊了。三年，算不得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在受難的古老民族的再生歷史中，也許祇是開端的一頁，

但是戰時的一年，真的足以抵過十年二十年的工夫！有了二十幾歷史的中國話劇運動，在這短時期中起了一個使人刮目的突變，中國年青的話劇，已經在本質上不同於以前所謂話劇了，在從數變到質變的過程中，戲劇以抗戰為機契，劃了一個時代的階段。

二三十年來西洋傳來的話劇把他活動的範圍局限於受過新文化洗禮的所謂「知識青年」，真的中國人民大眾，與新的戲劇是沒有緣分的，這原因，第一是由於戲劇工作者原封不動地介紹了易卜生以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戲劇形式，甚至模仿了代表着金元帝國主義之藝術形態的好萊塢電影的作風，表現在這種「新的」戲劇裏面的生活、思想、言語、動作，都是和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現實中的勤勞大眾沒有血肉的相關。第二，由於長時期的專制、壓迫、貧窮、飢荒、文盲、政治和社會上的壓迫作用，使人民大眾根本沒有和話劇接近的可能，於是，有了二十年歷史的「新戲劇」在中國始終是一種既非「中國」又非「大眾」的孤立的東西。在某一個集會上，我曾作過一個粗淺的比喻：抗戰以前的戲劇，我不否認有着不少的例外，但是就大體講，可以說是一顆從西洋移植來的，本來可以生長於中國的土地，但是因為各種客觀條件，而被安置在溫室裏面的花草。她的枝葉接觸不到中國的人氣和氣溫，她的根株接觸不到中國的土壤，她在和中國現實隔絕了的玻璃棚中謹慎地在開花謝，但是欣賞這異鄉來的花朵的也祇是些極少數能

有福份到溫室來的人物！二十年，中國戲劇也有了無數的滄桑，對於如何使新的話劇能够「大眾化」的問題，也有了不小的爭論。但是，有的人爲着珍惜和愛護這顆外來的花，死不肯把她放在自然的大氣和氣溫裏面，這是一「小劇場」主義者，話劇是祇能在靜穆有禮，洗練的少數觀眾前面上演的，粗野的觀眾呼喊、嘈雜、喧笑、這是對於新的優秀的戲劇的污辱和傷害，所以他們說，這株花祇能生長在溫室裏面。有的人反對這種主張，認爲溫室應該打倒，這盆花立刻就可以種植到中國的土上，他們暴躁地把這顆可憐的草花從溫室裏拿出來，胡亂地種植在因爲多年的作踐而荒廢了的充滿了瓦礫的土上，如何鋤鬆這塊土地，如何揀去瓦礫，如何使土壤適宜於種植，這工作就是忽略了，肥土裏生長慣了的花，必然的是會在荒廢的廢地上枯死的，於是，後一種人嘆息了，中國的土地是如何的貧瘠，中國的百姓是如何的愚蠢哪，把好花種在中國的地上而枯死了。把話劇演出在中國的老百姓前面而失敗了！兩種主張，一個結論，他們認爲：中國新戲劇運動的前途沒有開展的希望了。

但是，二十年來束縛着中國新戲劇運動之開展的枷梏，終於在抗戰爆發的那一瞬間粉碎了。我將這一次神聖的抗日戰爭，喻做摧毀一切舊秩序舊體制，和發源於這秩序體制的觀念上的束縛阻礙的雷雨。整個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遭遇了無情的炮火的洗禮，敵人的炮火與炸彈不僅

滿毀了溫室的花棚，使那些嬌嫩的野草接觸到中國的土壤和空氣，同時也還炸破了僵硬荒廢的地殼，而使那些拋棄在中國之原野上的植物有了生根和滋長的機會。抗戰一開始，聚居在幾個大都市裏的戲劇工作者立刻應着祖國之號召而分散了，這是新戲劇的偉大的播種，新文化的偉大的移植，被少數實際者拋棄了，但同時也就是被解放了的溫室花草，普遍地在轟炸着的中國大地上滋長了，驟然的從溫暖的琉璃棚中掀擲出來，接觸到變化劇烈的氣溫，遭逢着強烈陽光與風雨，而其重要的是生根在荒蕪的荒地，於是，優美的姿態是改變了，嬌嫩的色調是減損了，但是，有疾風而有勁草，有生命的植物，終於克服天然的阻障而漫山遍野地滋長了，從玻璃棚到原野，從盆景到野生，這是大衆化的過程，中國的新戲劇以和這譬喻相酷似的經歷，而在烽火中的祖國大地上發展了，從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的前年，這是中國新戲劇在量的方面猛烈發展的時期，每一個學校，每一個職業團體，每一個救亡組織，每一個軍隊的政治工作隊，都產生了嶄新的但是缺乏着技術和經驗的劇團，這是中國有了新的話劇形式之後，二十幾年來未曾前見的現象，從這些年青的戲劇團體產生了無數的新的演員，新的導演，新的作家，新的劇本，當然，這一切，從看慣了歐美戲劇，看慣了歐美舞台的人，都是幼稚、粗雜，也許是醜怪的東西。但是，在我們，却認爲這是從數變到質變的必然的階段。第一步是撤除將新的藝術形式和人民大衆隔絕的樊籬，

把有發展前途的藝術形式廣泛地播種到人民大眾的中間。第二步，正像溫室的植物在自然的大氣和土壤裏面生長，讓他們在風暴與風土的鬥爭里面去爭取生存和淘汰一樣，當他們的根深入到中國的土壤，吸收了中國的土壤的營養，他們的葉經受着中國特有的風霜，耐得住中國的風土之後，他們的質，便不能再停留於原封不動的「歐洲形式」和好萊塢作風了，在偉大的抗戰中，中國的新戲劇工作者拿着他們「新的藝術」形式，深入到中國鄙塞落後的鄉村，於是，在大眾和戲劇之間，廣泛而複雜地起着交互推進的作用，戲劇戰士們用他們的武器——戲劇來教育了觀眾，而觀眾却也用他們素樸的，是否喜聞是否樂見的標準，來甄別了這種新的戲劇的能否適存於中國。當然，這中間，中國人民大眾的進步，是由於社會構造的劇烈變革而一日千里的，於是在這大熔爐裏面，二十年來祇介紹了一個藝術形式的新的戲劇，開始迅速的變質了。

一九三九年的後期，大眾化同時是中國化的口號提出了，「新鮮活潑的，是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變成了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指標，換句話說，從量的大眾化到質的中國化，中國新文化運動二十幾年以來未能解決的宿題在這三年中得到了解決的關鍵了。

當然，要使這外來的藝術形式經過充分的咀嚼、消化、取捨、變質而成爲中國大眾自己的東西，決不是一蹴即達，也是不單憑文化工作者的努力所可以達成的事情。他的基礎，還在於中國

的民主主義革命，不革除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與舊文化形態，新的文化藝術的花，是不能憑空地開放的，這，正像不除掉荒廢癟硬了的土地上的石塊瓦礫，不充分地耕耘灌溉，這土地上無法使植物繁茂生長是一樣的事情。在這一點，中國戲劇工作者祇因為他們是民族解放戰爭裏的一個最前列的部隊，祇因為他是建立新中國的新文化的先鋒隊伍，所以他們不單是要建立抗戰戲劇，而且是要用他們的戲劇來推進抗戰，用他們的戲劇來促進新生中國的新民主政治，他們一方面承繼着中國戲劇最優良的永遠服務於革命的傳統，一方面用他們在大衆裏面陶冶出來的經驗教訓，來創造新的中國大衆所喜聞樂見的戲劇形式，這一種新的戲劇，既不是歐洲資本主義藝術形式的直譯，更不是美國帝國主義所獨有的所謂尖端趣味的好萊塢電影技巧的模仿，這是具有着新的民主主義的內容，中國的民族形式，而爲中國的大衆而存在的藝術，因此，這種戲劇藝術所表現的一切，必然的是要爲不斷地進步着的中國大衆生活中所具有，要爲不斷地進步着的中國大衆心目中所能理解，所能愛好，爲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勤勞大衆服務，而逐漸地使之成爲他們自己的東西，我們要創造中華民族的新的藝術，要創造新的三民主義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藝術，已經像初春的草一樣，在被民族解放戰爭的鮮血灌溉着的祖國的大地上萌芽了。

中國的新的文化藝術都還年青，接受了歐洲資本主義的文化洗禮之後，我們的積蓄還是非常

的貧困，抗戰三年來，在中國新文化歷史上已經完成了過去三十年所不會完成的工作，可是，在這倥傯忙迫的空前民族受難的時代，我們還不會生產出紀念碑的作品，但是，在千萬年青的文化戲劇工作者的隊伍裏面，我們確信，紀錄新中國之受難與成長的無數的不朽的作品，無數有着偉大將來的作者，已經在胎動中了。

四〇，六。

給一個戰地戲劇工作者的信

××兄：

以愉快的心情，拆開了你從戰地寄來的信，但是讀完了之後又使我憂鬱起來，上個月××從××來，談起戰地情形，似乎那地方的青年朋友們也有同樣的感慨，應該是興奮熱烈的戰地戲劇工作，爲什麼有這許多牢騷和苦悶呢？這是使我憂鬱的事情。

我能够理解，客觀的環境不像出發當時所期待的一般的良好，有許多地方，還不能讓我們自由地開拓工作，這種阻礙，因爲我們抗戰的接近勝利，而反漸次的變本加厲起來，熱烈的情況變成了冷淡，工作上橫亘着不可理喻的橫逆與困難，急速地打破環境還沒有這種可能，消沉，麻木，敷衍又覺得有違自己的本願，於是而嘆息的氣息從年青人的隊伍裏面透露出來：

「我們不能這樣坐待下去！」

「大時代中我們不能在這死水裏面停留。」

「不自由毋寧死，不進步毋寧走！」

於是而「走」的空氣在工作隊中像慢性的傳染病似的傳佈開來，正像你信中所說：

「沒有書，沒有報，沒有可以請教的人，沒有學習的機會，以前的一點知識，技術，撇用盡了，我們要學習，我們要有一個靜一點機會去學習和「進貨」！」

「後方有工作嗎？有什麼學校可以進嗎？××講習班還招生嗎？」這變了前線工作者普遍的呼聲，——但是，我們的工作，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同時也是抗戰建國的責任，可以從「走」的方法來解決嗎？我以為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對於整個戰地政治工作所遭遇的困難的克服，在這短信裏面恕我沒有時間可以詳談，但是在此我還以為「鞏固自己的組織和爭取工作開展才是決定將來環境好轉的因素」，走，牢騷，苦悶，靜靜地「學習」，都不是可以解決困難的事情。

感覺到自己虛空而飢渴於學習，這是一個值得寶貴的心願，但是從你信中所說，我還覺得對於學習這兩個字的定義，在解釋上似乎還有問題。學習一定要進學校補習班嗎？一定要到後方來嗎？一定要有一個靜靜的環境嗎？假如以為這回答是肯定的話，那不是學習這兩個字太狹義了，

太凝固，太被動，太沒有彈性了嗎？

從一個戲劇工作者的立場來講吧。

假如你要學習的是作劇，你的理想總是以爲應該進一進國立的或者省立的最少是有一「名師」可以領教的戲劇學校或者團體吧，那麼假定，你有機會進了這樣的團體了，你接觸了名師，拜誦了名著，你從抽象的，往往是銜學的文章理而，懂得了什麼叫做戲劇，你熟讀了戲劇概論，你懂得了什麼叫做預備說明，什麼叫做高潮，什麼叫做伏線，怎樣的地方需要緊張，怎樣的地方需要懸宕，也許，因爲你的努力，你懂得了古今中外戲劇發達的史實，你能够頭頭是道的講述出莎士比亞，易下生，乃至諾爾，考華的生平……作爲了一個戲劇工作者，你的條件是具備了，可是，問一問；有了這樣的條件就保證了你可以成爲一個好的劇作家嗎？你就可以創作出好的劇本嗎？你就可以更有力更有效地爲抗戰服務了嗎？

這回答應該還有保留。

假如你要學的是導演，那麼，你的理想也應該和上述學作劇一樣，需要有一個「靜靜的學習環境」，需要有一個「學院式的劇院」，有一個一流的導師，供你研究和觀摩吧，現在假定，這目的是達到了，從書本，從口頭，從實驗，從名師的薰陶，你懂得了演出的理論，導演的程序，

你懂得了各種各樣的導演上的主義，你懂得了克萊格，萊茵哈脫，梅耶荷特，史達尼斯拉夫斯基，你懂得了動作台步的指導，作爲一個導演者，你的條件是具備了，可是，問一問有了這樣的條件就可以保證做一個好的演出者嗎？就一定可以比那些未曾過這種「學習」的土生導演更有效地服務於抗戰戲劇了嗎？

我想，這回答也還應該保留。

這樣說，我並不否認乃至過小地認識學習的重要，相反，我們正因爲主張在抗戰中學習，要便我們學習所得的「涓滴歸公」地服務於抗戰，所以我們反對將學習和生活，學習和實踐，學習和戰鬥分開，而企圖從抗戰前線（乃至從人生戰場）隱退到「靜靜的學習環境」的說法，過去有人說，中學裏教修身功課的導師不一定是道學先生，文學院裏教文藝概論，小說作法的教授不一定是一個作家，在戲劇學校裏講導演術的先生不一定可以對觀衆演出一個好戲劇，我相信現在厭倦於戰地而想「退休」到後方來的戲劇工作者不一定會將學習和生活和戰鬥脫離得如此利害，但是放棄了有肉有血的活的教材——抗戰着的人民大眾的生活，而企圖從書本，講義和名人薰陶之中去攝取抗戰戲劇所必要的滋養，我總以爲不是一步前進而是兩步後退的事情。

我看見過一個曾經受過「完全的」戲劇學校教育，懂得全套戲劇理論，但是因爲不了解原作

者思想，不能把握原作主題，而將一個劇本演成對觀眾反應完全和作者企圖相反的導演，我也看見曾經對於演技有了苦心的研究與練習，但是因為不懂得實際的人民生活，不懂得大眾心理，而在一個中國農民身上賦與了外國人的動作和表情的演員：假如說，我們承認了抗戰中的藝術不能和對抗戰的服務分開，那麼我們的學習也應該進一步的深入羣衆，而不該是退兩步的走進學院，把握當前的主題，效率最高地使我們的藝術服務於抗戰，這是最高的學習原則，我相信外國留學過的名師和歐美人做的理論書籍，不一定能够使我們懂得和能够教導我們如何的表達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真實的喜悅，憤怒，和哀愁，而中國人民大眾日常生活裏面表達這一切感情的動作姿勢，聲音笑貌才是我們生平難得遭遇的最好的材料，戰時的一年抵得過平時的十年，這激變着的時代的人民生活才是我們藝術工作者千載難遇的學習的寶藏，過寶山而空返，這是如何可以使將來遺憾的事啊！

抗戰中，再沒有人提倡什麼「爲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了，藝術是一種工具，這已經變了辯論以外的事了，那麼，我想，工具當然要不斷改良的砥礪而使之可以發揮更大的功效，但是沒有武士，還是無法使這鋒利的武器發揮力量的，假如使用武器的人沒有正確地懂得「爲什麼而使用這武器」的基本認識，武器祇是一種危險的東西！不從實際人生學習，不從抗戰實踐學習，這樣的

藝術工作者是帝國主義和軍閥手下的祇懂得操典步法而不明白作戰目的的「傭兵」，在目下，說得過份一點，多這樣一個「傭兵」，多這麼一份武器，倒反是一件危險而有害的事情。

朋友，我們需要的是一顆盡忠竭慮爲國家民族服務的心，同時，需要的還是一個隨時隨地，適時適地，點點滴滴地從人民大眾實生活中像海綿吸水似的，學習的意志！鬥不過環境而退却是年青人不該有的脆弱，讓我說一句公式的話，朋友，「勇敢地前進吧！」

觀劇偶感

經過了漫長的冬天，耐過了厭人的雨季，春風跟着太陽在這山城出現的時候，桂林已經是花的季節了，桃花已快開殘，油菜也從畦裏收拾了她的花朵，而山坳和村落裏現在是碎錦似的梨花的時候了，在這冷寂的雨季裏，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她們從什麼時候替我們準備這視覺上的華筵？脫了累人的冬衣，挺一挺在冬天屈縮慣了的身體，在街頭，正像那些競放的花朵一樣，桂林劇壇的節季也開始了。驟然在我們眼前展開的時候，我們也暗暗地覺得驚奇，他們從什麼時候準備了這樣絢爛的節季。

國藝社給我們看了兩組不同演出的「寄生草」，接着這改編的劇本在柳州的勞軍大會上也由抗演一隊上演了，一個劇本能够普遍地上演，在劇作者已經是一個成功，由於劇作的內容，由於客觀的需要，乃至單純地由於在現行條件之下容易上演；因為導演演員和舞台工作者的努力，

兩次上演就演出上說都是相當的成功，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容易上演但是並不一定容易演好的劇本。

在樸素的地方都市裏，我們在舞台上看到華奢的近代化了的裝置和絢爛的衣裳，但是，下棋，散步，悠閒的家庭談話，殘留在資本主義前期社會裏的貴族型的生活形態和人對人的關係，這一切都很奇妙地把我們的感覺帶到了承平時期的十九世紀初葉的歐洲，我幾次的思量，覺得一個藝術作品所發散出來的體臭，——時代感覺和現實氛圍，似乎不單是服飾的置換，和言語的添加，物理學的混合，往往會把藝術的味覺淆混起來，這例子也告訴我們，改作一個劇本所需要的勞力，應該並不輸于創造。抗戰，警報，幾千里的長途旅行，新疆的開墾，……這一切和四個可愛的主人公的生活形態，思維徑路，乃至人與人之間社會心理的關聯，是隔得如何的遙遠呵！

即使是在戰時，祇要有可能把心靈的食料普遍地餽贈，我們總覺得是值得感謝的事情，不管是粗糲的糕餅，是精細的西點，乃至明知其沒有滋養但是依舊可以使我們心靈潤澤一下的東西，我們懂得食料品在滋養之外也還不能忘記了味覺的設計，而在感覺，無原則的淆混却並不是可歡迎的事情。想吃米飯而又可以吃米飯的人偏偏要在人前硬咬大餅，這不是虛偽就是愚蠢，而在可口的沙利文西點上面寫着表示需要刺激而加上一撮根本在味覺上無法調和的辣椒這是如何不經濟

的事啊！在抗戰中，知識人的心理並不難於理解，而且我們也並不誤解了同情，一個有閑夫人或者女性的電影演員將抗戰將士的服裝認爲光榮而把自己也武裝起來，這心情很容易理解。但是我們想，假如她並不真到戰場上去打仗，口紅蔻丹沒有洗去，生活習慣乃至態態語調沒有改掉，那麼我們想，當她以這種恣態而在人前出現的時候，可以喚起的似乎不會是尊敬而祇是一種使人嚮慕的心情。在這裏，武裝對於她是一種不調和的累贅，而她對武裝却是一種對名器的羨慕，——很奇妙，「寄生草」使我想起了這樣的事情。

用烹調來比擬藝術品的題材與創作方法的調和，那麼我們除出滋養之外假如還要獲得味覺上的享受，選擇了材料之後，必需要適當的火力與調味，這一點，在味覺和滋養這兩重任務中間如何取得調合，便會很自然的——同時也是無可現形的反映出庖丁的意識問題，蘇州廚子愛燒甜菜，什麼菜都免不了放糖。廣州廚子愛庖品，任何原料非緩焯很長的時間決不輕於餐客，因爲這種烹調上的方法不同，同一原料經過他們的烹調便變成了營養和味覺雙方全不一樣的東西，茄子這樣一種田園風味的蔬菜，經過了大觀園的名庖便可以使劉姥姥食而不知其味，而我們想，高溫度下容易變質的維他命類，在廣東名庖的庖品裏面早已經蒸刺味覺而失去了營養的功能。假如可能用烹調來比喻題材界創作方法的話，我們想，這中間免不了有一個習見的類型，在「大觀園

式的名廚」，爲着適合哥兒小姐們的習性，什麼原料他們都可以燒成甜蜜蜜的東西，他們也有節季感，他們有時候也要嘗一嘗田園風味，但是真的把鄉下人吃的茄子獻給他們，聲聲不滿乃至發怒都可以預想得到的，於是，我把這一類廚子的烹調原則叫做「辣的材料，甜的烹調」，因爲不論怎樣辛辣，刺激，乃至平淡的作料，經過他們都可以變成甜膩膩的一套，美國電影導演裏面有一個鮑才琪，便是這一種作風的代表，「七重天」這樣一個下層細民生活的辛酸故事，在他的處理之下變成了如何一個風光旖旎，淒艷欲絕的電影啊！這一型的作品，在桂林劇壇春季中，我們很恰當地可選遇了一個，那就是「勝利年」——招待之夕——演在前面的——一個短戲：「離亂姻緣」。

在戰亂中，一個弱質的妹妹離散了她的哥哥，同時，另一個孤單的哥哥離散了他的妹妹，這題材的本質已經構成了一個悲酸的故事，但是，在這中國舊戲中難有的「做功」戲中，被烹調得如何的香豔風趣呀！在這戲中，「離亂」祇是副題，而「姻緣」則是主眼，這一對男女主人公以調情始，以調情終，在這裏，「逃難」這一個悲慘的事實，在作劇者眼中，和「下雨」，「搶傘」，「晒裙」同樣的祇是一種劇的發展上所需要的條件，辣的材料，甜的烹調，這是一個發展到高度的例子，而它，因爲善於利用環境，對話，小道具，和動作，所以辣的題材和甜的寫作方法之間雖然一致，使那天天下後世善良的觀衆找不到任何矛盾的地方，古人說良匠可以巧奪天工，這

一些例子告訴我們一個脫離了現實生活的藝術家人的力量也可以歪曲現實，而使人放縱縱橫於辛酸現實的香甜幻影之前，這在我們倒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

恕我率直，我對於這戲劇的作者全無所知，但是我揣測，這一類喜劇，大概是產生於戰亂時期之後的「回憶時代」，「痛」是「定」了，但是小康了的小有產者，知識分子所「思」的「不定」是「痛」，在大的動亂中，一定會產生出許多小的喜劇，於是這一類故事便成了緊張消散了之後的戰後小市民所喜聞樂道的資料，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同時，第一次歐洲戰後產生了一連串以戰時男女關係為題材的喜劇和小說，也許可以說是出於同一的理由，我猜想在抗戰之後，中國小市民間也許同樣地會產生這一類的作品，但是，假如我們冷靜的理智警告我們：在這嚴重的民族存亡的今日的中國，把辛酸的現實化為輕鬆的喜劇而使受難的大眾破顏一笑這不是一件切要的工作，那麼我們要請有這種技術的作家最好還是等待一下時機，而不要急急乎把他們甜的烹調技術試用今日的辛酸時世。

接在這輕鬆微妙的小喜劇之後，桂劇實驗劇團給我們看了一齣新的，同時是成功的，以反對汪逆漢奸為主題的新劇，像「勝利年」這樣一個為着當前的純政治目的而編寫上演的舊劇，在筆者的觀劇經歷中還是首次，而這首次就獲得了相當的成功。本來諷喻性的劇本不外有兩種寫法，

第一是寓今於古，用歷史上人人知道的一些史事上的教訓，加上新的，有目的意識的對比穿插，罵當前該罵而不許罵的人，說當前應說而不能說的教，第二是隱人於物，借用童話，神曲故事，把巍巍乎高居人上的偶像之類，卑化到和常人同樣的程度，然後用獸語鳥言，襯托出人間社會的一個單純而素樸的真理，但是這兩種方法都有它一定程度的限制，用歷史劇來說，人類社會的歷史決不會同一原因，同一經過，同一結果地反覆，所以我們用歷史裏面的一個與當前事象吻合的事件來諷喻現實的時候，歷史裏面和現實不相平行的聯想便常常會損害了作者原定的企圖。最近舉動了上海劇壇的魏如晦先生的「明末遺恨」，用明末的歷史來諷喻今日，在那極端艱苦而又極端容易墮落的孤島人士前面，用晚明的忠臣烈士來強調了中華民族的忠貞之氣，用醜惡事敵的那些亂臣賊子，來打擊了沒有一時一刻不威脅毒害着上海市民生活的漢奸，在這兩點，「明末遺恨」博得了絕大的成功，但是，歷史終於不是循環和反覆，接在「明末」之後的祇是一場「遺恨」，而跟在我們抗戰之後的却是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我沒有眼福看到這個劇本的上演，所以我的臆測只根據了散在滬港各報的批評，但是我想，不論如何作者把作意集中在一點，意外素樸而單純的觀衆的聯想，是沒有法子可以阻止的，從歷史的悲劇的結束，就無法可以聯想到現實的明日光明，這是處理史劇的一個大的困難，也是作者最難突破的關鍵，我想，在這一點，「勝利年」

的作者和演出者一定是想了又想，而終於決定了一「搗毀舊戲的形式」的路子的，假如說「勝利年」是一個新的嘗試，那麼這嘗試就在擺脫了既有的歷史的故事而用完全架空創造出來的一個「故事」來諷喻現實這一點。這嘗試極有興趣地告訴了我們兩點：第一，用一個任何觀眾意識裏面沒有準備的完全架空的故事來諷喻現實，可以除掉歷史劇中永也無法避免的上面所說的「不平行的聯想」。因此，由於觀眾對於劇情和劇中人物全是沒有成見的白紙狀態，所以劇作者可以毫無拘束，暢所欲言，暢所欲言，而這種方法，這次的嘗試也告訴了我們。第二，明知其不可能，和明知其不可有的「架空」故事和寓言獸語，在話劇裏面會使理智的觀眾立刻感覺到怪誕，而在一個舊劇形式的歌喜劇中對於這種非現實的感覺就不會在話劇裏面出現一般的鮮明。

「勝利年」在強調「唯有抗戰才能生存」之點，在醜化漢奸民賊之點，都博得預期以上的成功，我們相信這通俗化了的藝術對於汪逆及其黨類的打擊，將遠勝於百十篇不着邊際的宣言，但是假如在這兒可以容許我們作一些對賢者的責備，那麼我們覺得，第一，諷喻之妙，在於誅心，而在「勝利年」裏，嘲弄「汪先生」之外形的「白面無鬚」者多，暴露「汪先生」之內心的陰險卑劣者少，這在集古今中外無恥之大成的汪賊粉墨登場的今天，不無便宜了這畜生之感，第二，把日本比喻做一個一截即破的「紙老虎」，在一方面自有他的好處，但是在其他一面也似乎有值

得在平涼的地方。我們的勝利不能一蹴即達，所以即使在一門虎」的過程中我們也少不了有挫折和犧牲，汪逆死於虎口，似乎失之太早，也許是一種不知道作劇者之苦心的局外人言，不知道是否可能在門虎的進程裏面再來一個相當的挫折而反襯和準備出最後勝利的高潮？

在桂林劇壇的春季，我們還忘不了有一個特異的節目，這就是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上演的「三兄弟」，但是在這限定了的篇幅已經沒有再接觸到的餘裕了，我把對於這個優秀的作品陳述一些意見的機會，讓諸于他日。

感謝默默地冬天準備了這絢爛的的劇目的朋友們，三月，春的劇壇該還有一次掉尾的活躍吧。

樂水

文藝工作者與社會

文藝工作者，一向被人叫做「文人」，而文人這兩個字，在中國人心目中立刻就會聯想起一串「非社會性」的性格，譬如「孤高」，「狷介」，「怪僻」，「有潔癖」，「不通世故」，「與人寡合」，諸此之類。從這些形容文人的特性，可以知道中國的文人一向是自居於現實生活的社會圈之外，不僅無意識地把自己和所謂「俗世」分開，而更有意地「孤高自賞」，以不理探實際社會作為自己的身分的誇耀，古來中國的所謂文人墨客，不管是嘯傲煙霞，遁跡江海的隱士，或者是置身幕幃乃至宮庭的清客幕賓，同樣的都把自己接觸的社會環境縮得很小，這種「非社會性」的性格一直傳流到現在，有人將新文藝作家叫作「亭子間裏」的作家，就是這一種不參加現實社會的性情的近代的表現。

我們認為這孤僻的非社會性是封建士大夫性格的一面，古來不得志的士大夫們對於政治的不滿和人民生活痛苦，有時候也可以有正義感的發露，但是祇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和現實社會分離，置身於大多數民衆之外，所以他們在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也全都是置身事外的空洞的同情，和非戰鬥的牢騷和怨懟，社會上將文人看作一種特殊的存在，而將他們規定為祇能書空咄咄而沒有實行力的迂腐的人種，有實行力的人們將文人嘲罵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人自己也感慨於自己階層的「百無一是」，這一切都表示了封建時代的文人因為把自己的生活思想局限於一個很小的角落，脫離了現實的社會生活和政治鬥爭，所以他們的作品也變成了祇供「同文」欣賞的「技藝」，而失却了領導民衆精神生活的作用。

時代是在前進，在新的時代，封建的，非社會性的文人性格被迫着非後退不可了，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要揚棄一切過去文人蔑視現實，逃避現實的性癖，勇敢地參加社會生活，參加政治鬥爭，這樣才能從鬥爭中教育自己，豐富自己，而使自己成爲一個有實行力的作者和鬥士。

文藝工作者，必然的是「知識份子」，而知性的智識份子，本來就應該是富於社會性的，在這一點，我以爲孔夫子說得最對，他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意思是說仁者要有山一般的不可撼的品格，而智者則要有水一般的柔軟性，貫徹力，和吸收性，這幾種性格，是一個智識份

子尤其是文藝工作者所必備的條件，所以我以為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樂水」！

水的第一個特性是能夠適應環境，在任何環境情狀之下，它都能够存在，用圓的器具盛之則成圓，方的器具盛之則成方，這還是外形上的問題，水的真實的「可適應性」，還不止此，例如把溫度升高，它可以化爲蒸汽，溫度降低，自然地恢復到液體，再加冷卻，變成冰塊，外溫上升，它又恢復到原有的形態，惟其因爲它具有這種特大的可適應性，所以才自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何處何物裏面，無不有水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它能够深入一切。水不僅存在在物的外表，而且存在於物的裏層，最明顯的例子，我們人類的身體，不論是血是肉，裏面最大的構成部分還是水分，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對於社會要像水一般的能够深入，要深入，第一個條件就是要能够應顧客觀條件，適合環境。

在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文人，對於改變自己的性癖而去應順環境這件事，都是看做對於環境的屈服，而發生反感，但我以為這是一種錯覺和偏見，依舊拿水來做例子，水可以適應任何環境，但他決不「變質」，爲清泉，爲濁流，爲有機物中的水分，乃至爲結晶物中的結晶水，不論在任何形態，水可以普遍而深入地存在，但是水之爲水，決不改變，換言之，它不論存在在什麼物質裏面，絕不起化學作用，使他氫氧二元素分開，而變成別一種東西，水的氫氧二元素結合力

之強，在化合物中罕出其右，不論加什麼藥劑，決不能使之分解，就是說，它本身結合，非常強固，因為本身強固，不為外物所動，所以應順環境，深入任何物質裏層，也不會受所處環境影響，而改變它的本質。因此，文藝作家「樂水」，適應環境，並不一定要放棄自己的主張，改變自己的本心。祇有自己不堅固，沒有操守，那麼一入不良社會就會改變初衷，做一個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主要的條件是信仰要堅固，生活要圓轉，也可以說，質要硬，形要軟，質硬則不論在怎樣環境都可以處，可以耐，可以頂住，可以不受影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水一樣的維持本性，而作堅韌的奮鬥，形軟則在任何環境都可適應，都可存在，都可深入。

講到水的質的堅，帶便還可以說一說它的貫澈力的偉大。水具有一種不怕任何阻礙而非達到一定目的不可的特性。譬如江河，它一定要向東流，非達於海不可，為着要達到入海的目的，它不避一切艱難，不怕任何險阻，也不擇任何途徑，從高山透過岩石，透過沙泥，或者走小小的溪流，或者走廣闊的江河，江河不通的時候曲曲折折的經過溪流，溪流不通的時候他可以潛入地下。在可以奔放的時候它會變成千鈞之勢的瀑布和海潮，但在不容許他暢流的時候，它也可以默默地成為地下水，為不為人注意地向東流去，這種適應性，這種貫澈力，這種韌性作風，也是一個文藝工作者所該「樂」的事情。

上面說過了水的本質的堅，和外形的軟，這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譬擬做文藝工作者的體格的硬，和頭腦的軟。過去中國文人狹介，孤高，與世落落不合，在好的意上味講，表示了士大夫階級的風格和節操，這種骨氣，在過去是士大夫的生命，但是他們武裝這骨氣的只是抽象的封建道德，而不是科學的真理，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也要有這種凜不可犯的骨氣，但是他們同時也不可有富於伸屈性和吸收力的頭腦，過去文人用封建儒生道德來強化他們的骨格，但是這種封建的非科學的道德有時候也使他們的頭腦硬化起來，這就是舊時代文人頭腦頑固與骨格強硬不可分的原因。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一方面要用科學的世界觀來武裝自己的思想，用堅定的對於真理的信念，來強化自己的骨氣，他方面也要使頭腦永遠柔軟，永遠不致硬化，這樣，才能像水一樣的吸收外來的新知，而使自己不致硬化和腐化，在化學上，水是最良的溶劑，換句話說，最大多數的元素和化合物，都能在水裏溶解，水不但可以溶解各種東西，將他包含在自己裏面，而且在各種溶劑裏面，他的可溶率也是特別的大，這種大的可溶率和可溶性，幫助了水的適應性，使他能夠存在各種物體的中間。在這一點，我以爲文藝工作者也是一樣，腦筋硬化，失去了吸收新知識力的人，也就必然的變成淺陋，偏狹，乃至和環境不能融洽，反過來說，愈是腦筋柔軟，能够敏捷而多量地吸收新的知識，那麼所見所聞愈加豐富，胸襟愈加寬闊，對人接物也會愈加圓轉自

在。

把自己困於士大夫的小天地裏面，而將文藝當作彫蟲小技的時代，已經過了，新的時代需要有着新的文藝工作者，新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生根在鬥爭着，發展着的社會中間。我們要深入社會，不僅如水銀一般的無孔不入，而且要像水一般的無孔亦入，我們要貫澈始終，不論存在於怎樣的環境，不改變自己的本質，不改變自己的方向，同時，我們更要和水一般的廣博浩蕩，吸收一切，容納一切，而使自己不斷地更新，不斷地豐富。

水是新時代文藝工作者的模範，我們應該勇敢地「樂水」。

關於學習的一二偶感

一個年輕的朋友從前方辭掉了相當滿意的職務到後方來，目的是爲了「學習」，見了面之後，他很率直地說：

「我不願意離開工作了近兩年的部隊，更不願意獨自到後方來，但是，實在就不住了，你想，打了三年，老百姓和士兵都進步了，一碰到我們，問長問短，非問到完全了解不可，而我們呢？老實說，以前懂得的一點已經不夠應付了，前方沒有書，沒有報，知識祇有出，沒有進，以前的存貨賣完了，用什麼來滿足他們的要求呢？到後方來，爲的是進貨，好好的屯一點知識上的貨。……」

這是一個青年的誠實的告白，我想這也正是代表着許多戰地工作者的共同的呼聲，而這種感到自己無法應付，急急乎想到後方來充實自己的願望，也正是我們的抗戰從初期的興奮熱烈轉變

到持久戰階段的沈着穩厚的必然的程序，我充分的了解他的心境，敬佩他的志趣，但是我可不同意他對於學習的理解。我說：

「我以爲你不該滿足於做一個販賣知識的商人。」

「假如說，戰地文化工作者的任務祇是知識的運販，那麼不必說，交通一斷絕，貨源一阻滯，販賣知識的生意便無法繼續了，可是，我們要抗戰建國，我們也要抗戰建產，在物質上我們要有可以自給自足的生產手段，要有可以供給國民生活上必需的製造工場，那麼在精神上，我們爲什麼可以自滿於販賣而不從事於生產？我們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應該是新的文化的生產者，而不該把自己的任務規定爲『傳佈者』和『販賣人』，因爲過去無意識地把自己的任務規定爲傳遞和販賣，所以交通阻隔了的時候要缺貨，屯貨日久了的時候要失時，不時髦了的商品不受顧客歡迎，無貨應市的時候要受買主的責難，即使少量的生產也好，即使粗糙的產品也好，爲什麼不生產呢？用中國自有的原料，用適應於戰時的生產方法……」

他不很懂得我的意思，期待着更明白的解答：

「用什麼來生產呢？」他說：「我們需要足以對付目前需要的知識，所以，我們要回來學習

「是的，我們需要學習，但是學習些什麼呢？怎樣學習呢？解答這些問題都和我們將自己的任務怎樣去規定有了不能分開的關聯。就用進貨來比擬吧，進些什麼貨呢？這，在你是有選擇權的，我並不反對及時的吸收一點必需應付當前需要的「商品」，但是，進一點可以隨時自己生產商品的工具，和學會一些如何使用這些工具的方法，不比單買商品更有利嗎？有了工具，懂了使用工具的方法，那麼商品的來源一斷絕，我們就可以用這些工具來自己製造——生產了，生產必需的條件不外是人力，原料，和工具，第一項，祇要自己的身體能夠支持就沒有問題，第二，活生生的人民大眾生活上的問題（也就是使我們無法應付的那些問題）實在是太豐富了，現在，缺少的就是工具，和使用這些工具的方法，所以我以為假如不將文化工作者的任務局限於傳佈和運販，而進一步的規定為新的文化的生產者，那麼及時的買進一點工具，及時的學會一點使用工具的方法，就可以一勞永逸，不必三個月半年就急急於回後方來進貨了。學習不能背時，但也不必單單趨時，適時地學習一些基礎學問，我以為這是最切要的問題。」

於是，我們的談話就集中到如何學習和學習些什麼的事來。

當然，購進現成的商品比自開工廠來得便捷和簡單，因此，也許我的見解偏於某一部份的現象，我常常覺得，在「學習」這一個問題上，在我們青年大眾裏面是存在着一種「速勝論」的傾

同的。我常常看到文字寫不通順的詩人，小說家，劇作者；常常看見根本不會學過素描，不會研究過人體構造，甚至於不恤去學習一下遠近法的畫家，木刻工作者；也何嘗沒有不會好好的讀過一遍中外史地和文化史的政論乃至國際問題專家！年輕的朋友們中間近來對於艱深的哲學，經濟二類書籍的熱中常常使我感嘆，但是，當我在偶然的一個機會發見了一個自稱讀完了維脫福格爾的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巨著的青年，甚至於不知道中國有梁啟超這麼一個人名的時候又不能不使我黯然。有志於社會科學的朋友們的桌上堆滿了巨冊的經濟哲學書籍，可是對於「從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那樣的必讀書，却甚至於不知道作者的名字……「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時人習用的名詞，但是使我們奇怪的是學習「社會主義」的人常常對自然「科學」不發生任何的興趣。不懂得從權變到數變的過程，就無法理解唯物辯證法的精義，但是敢問有幾個人爲了要澈底理解辯證法而肯在基本的自然科學上用一點工夫？

假如說商人的特徵是趨時隨俗與投機取巧，那麼我們不希望新時代的文化工作者做一個自己沒有生產手段，連商品的性質都不想懂得，而偏知追逐時髦的販運知識的商人。

被當前的問題逼迫着，沒有充分的時間去重新研讀基本學問，這環境值得同情，但是以不求甚解地閱讀艱深名著爲誇耀，而根本就蔑視基本學問的傾向，却是不可恕的事情。

從學文學哲學經濟學的朋友們對於自然科學不肯下一些基礎工夫這一點，又使我想起學習上的另一種傾向來，這，就是把自己的學習範圍縮小到極度偏窄的小圈子主義。在文化界裏面，學社會經濟的人有偏見地看不起文藝，生平不看小說，更不管戲劇與詩歌，於是，把人生弄得乾燥枯窘，寫文章非第一第二第三不能着筆，而弄文藝的人，看報的時候祇把興趣集中於副刊，假如他愛好的是詩歌，那麼看副刊祇看詩篇，而在許多詩篇裏面也許祇看自己所歡喜的一個流派。圈子愈小，見解愈偏，常識愈少，於是在社會上便變成了一個畸人。常識缺乏使他不能適存於激變的社會，而更危險的是眼界狹小興趣偏窄和常識缺少往往可以造成性格上的「獨善」，「偏狹」，和「頑固」，我不相信天下會有天生頑固的人，頑固之造成往往由於知識圈子之窄狹，不理解事物，不理解人生，祇管自己，不顧別人，祇想強迫別人依照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而不肯也不能去理解一下對方的生平習慣嗜好與環境，那麼要不頑固，那兒能夠？

爲什麼不把自己的圈子放大大一點，看看別的東西呢？十個之中有九個的回答是「對那些東西我不發生興趣。」爲什麼會別人有興趣而你沒有興趣呢？回答是簡單的「不懂」。中國文人古來就有一個壞的習慣，就是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所以看到自己知識圈子以外的東西就不感到興趣，不發生興趣的原因是出於「不懂」，使人永遠停留於不發生興趣的是出於「不懂就算」，而不

再進一步的去鑽求，照「助人爲快樂之本」的說法，我想做做一句：「學習爲興趣之本」。不去學習，那能知道其中的興趣？把興趣固於極狹小的一隅，那能知道更豐饒更多彩更光輝的天地？所以，我以爲假如過去的學習作風是「不懂就算」，那麼今後的作風應該改一個字，變爲「不懂就鑽」！愈鑽常識愈廣，眼界愈寬，胸襟愈博，在性格上，也就會漸從偏狹變成民主。

許多人對於學習進步的快慢，學業成就的大小，常常歸功於個人的天才，譬如說，某人的天分好，悟性佳，如此之類，我不否認天地間常有傑出的天才，天才的進步也一定可以比凡才更快，但是反過來說，我却以爲假如凡才的學習方法得當，他的成就也不一定會不及天才，譬如講「慧悟」這兩個字，古來都解釋做一個人的天賦，而實際，我以爲這定義應該用下面的公式來解釋，就是：慧悟等於正確的思維方法加廣博的知識。有了正確的思維方法纔能科學分析和推論，有了廣博的知識才能到處逢源，會通恍悟，兩者俱備，於是而能從現象引伸出真理，用真理去解釋現象，而現在，這兩者擺在我們面前，都是沒有任何神秘，可以用後天的努力來克服來爭取的事了。

打倒速勝主義，屏除性急浮誇，有計劃地打好學習的基礎，點點滴滴地擴大智識範圍，這是使我們從知識商賈轉化成文化生產者的捷徑。

殺人的與活人的

自然科學界的兩條戰線

翻一翻最近的歐美報章雜誌，隨處可以看到所謂「新兵器」的發明，漂浮水雷，長距離大炮，已經舊了，新近發明的秘密武器是「火坦克」，「鬼叫飛機」，緩爆性炸彈，和美國自編國語的「特種飛機照準計」。據說使用這種照準計，「可以從數千呎高空炸準一個地面上的高爾夫球場」。

自從毒氣在實際戰爭中證明了沒有多大效果之後，「科學家」們改變了一個新的方向，他們主要的研究方向已經轉向所謂「細菌」戰術去了，想像一下用無聲飛機從幾千呎的高空向着人煙稠密的城市村庄乃至水池河道投下百磅的傷寒，鼠疫，乃至更利害的毒菌的情景吧，這是如何使人戰慄的事啊！醫聖巴斯德爾以來，細菌學一直是一種活人的科學，千千萬萬年青的學生們把他們的青春埋葬在研究室中的顯微鏡下，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在說明毒素人羣的病菌的本體，和研究消

滅這種病菌的方法，爲着達成這個崇高的目的，無數醫藥學上的先烈們甚至在細菌博鬥中犧牲了他們的生命。（記得，日本人是被世人認爲瘋狂好戰的國民了，可是他們民族中也會有過爲着和黃熱病菌博鬥而壯烈殉職了的野口英世博士 Dr. Hideyo Noguchi 的）可是現在，細菌學是在爲少數吸血的「戰爭商人」服務，而以「大量殺人」作爲他們的研究的目的了！

自然科學的昌明，是推翻歐洲黑暗封建社會，使市民層抬頭而創造了近代文明的原動力，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科學者還是站在社會改革的前線，作爲一個鬥士而獻身於人羣的，年青的科學，和年青的階層站在一起，他們被認爲異端，受迫害，受嘲笑，但這不足以動搖他們忠實於真理的心，當時，「殉科學」和「殉真理」是一樣解釋的，在科學青年的時代，科學是爲真理，爲人羣，爲使世界大多數人的生活更進步更幸福而存在的，科學的目標是求真理，科學與真理之間是渾然一體，沒有矛盾，沒有間隔的。

但是市民階層漸漸地從成長壯大到衰老，科學精神和他所追求的目的，也漸漸地因爲他們服務的階層之墮落而漸次地背離了，從生產的到消費的，從建設的到破壞的，科學變了少數人的工具，的奴僕，也就是變了使大多數人的蒙受災難的存在了，自然科學者喪失了鬥爭的氣魄，不是從奇巧的牛角尖裏去發展，再少數有權有勢者的歡欣和享受，就是把自己鎖閉在研究室裏，「爲

科學而科學」，閉目不問世事，他們畢生研究所得勞績的如何被運用，在人世間起到如何的影響，都變成不是一「純粹科學者」所關心的事了，年青的科學留下了廣大未開墾的處女地，留下了無窮可供研究，可以發明，可以使人類生活幸福的研究對象，便沒氣力地早熟早老了。少數認識社會，認識科學，認識真理的人，正像他們前世紀的先行者一樣，又同樣的被歧視，被冷笑，乃至被迫害了，作爲一個「美國人」之後才在電氣工學界發揮了超人入聖之天才的史坦因美茲（Steinmetz），在他的祖國波蘭是遭歷過慘淡的經歷的，現世界所能產生的最偉大的哲學者，物理學者愛因斯坦，不是因爲猶太人的關係，被逐於希特勒，而連一個安靜的研究機會都不可得嗎？在此，被壓迫被作踐的科學家，都是認識真理，而準備爲全世界大多數人服務的。

二十三年之前，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體制，於是，早熟早老乃至被窒息了的科學研究精神，又在這新的土地上，新的人羣中新生了，市民社會將他們未完成的事業，交給了新時代的新的登場者，科學被吹進了新的靈魂而復活了，在殺人的科學之外，新的重歸到爲人類服務，使人類文明進步，使人類生活幸福的科學，又在二十三年之前被認爲科學之荒涼的園地的蘇聯萌芽而成長了，這是一種以殺人爲目的的科學完全異趣的科學，這是眞眞繼承了與眞理一致的科學精神的科學，例如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之向上與發展的達爾文學說，在英國，在全

世界，早因為他的衰老了的後繼者們的階級的限制而去變了，而幾年以來，達爾文主義的理論的實踐意義，在對於產業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的農業問題上，被蘇聯的生物學者們再提起，而使之迅速地前進了。

蘇聯的科學研究，完全是立脚於「活人」的基礎之上，這恰恰和歐美現在正忙着的「殺人」事業的科學是尖銳地對立的，上面說過的生物學者們從唯物辯證法的見地出發，例如最近以小麥春時化的成功而駭震了世界的魯易欽珂，就從不相信有機體的遺傳基礎永遠地不變的見地出發，證明了作為全體有機體，在發達過程中不特有機體的特徵蒙受變化，就是遺傳的基礎也受變化，於是，他就發明了對品種施以由人類意志決定的外部條件的干涉，而完成了使之發展依照人類意志所需要的方向。小麥的春秋二季制完成，蘇聯農產上起了劃期的革命，舊命地被視為天災的阻障，由於新時代的新科學者的努力，而有效地加以征服了。

科學和社會主義結合之後，再不同於舊社會的科學了，在他們前面，展開了無涯際的研究對象，和無窮盡的為人類謀福利的機會，眼科醫師庫多雅維夫，在斯巴斯基教授指導之下，完成了替盲人移割眼角膜的劃期的工作，巴什基爾人民詩人巴拉克，達夫勒辛，失明已經三十五年了，他在黑暗中度過了偉大的革命，然而成功了的社會大革命所帶來的醫療大革命，却安全地用這種

角讓移割法而使她重見了光明！這是奇跡嗎？不，這就是科學加社會主義的一個必然的答案而已。

殺人與活人，衰落與成長，被認為純粹的，與社會體制隔絕的自然科學界，兩條戰線是劃分得很清楚了，社會倫理之衰了之後的文化科學不能單獨地繁榮，新的登臺者必然的會有他嶄新的文化與科學，在殺人的科學成果——飛機炸彈威脅着而生活的人，這已經是一件應該細吟味的事了。

一九四〇、十二。

賣膏藥的必須休息

抗戰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了，但是我們的抗戰宣傳，却還被遺留在一個舊的階段裏。

寫文章，老是一「自從蘆溝橋事變以來」起，「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止，出去做宣傳工作，老是寫牆壁標語，演講，唱歌，或者演戲，回來做報告，就完事了，就是唱歌，演戲，也還是那一年前唱熟了演濫了的那一套，抗戰已經抗了一年九個月，「抗戰必勝」的信念已經普遍地建立了，但是我們的宣傳隊還若無其事地悲痛地在唱着：「那年那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對於這種絕望的，沒有自信的歌，唱着不覺得奇怪。演戲呢，並沒有兩樣，「放下你的鞭子」「夜光杯」，演了再演，裏面的台辭，原封未動，有人批評一句，回答很漂亮：「沒有新的劇本啊」！

一切，都成了刻板的公式了，一個宣傳隊到一個地方，先是寫牆壁標語，別人已寫過的地方

，再寫一遍，或者寫得大一點，壓倒它。在窮鄉僻壤的老百姓壁上，也寫了「饕以我們的血肉，保衛鄉邦」，或者「民衆起來，發動民族革命鬥爭」的大字，「保衛」，「發動」，「民族革命」，「鬥爭」，這些名詞老百姓是否理解，一律不管，「鬥爭」這種簡筆字老百姓是否懂得，更在考慮的問題之外，他們考慮的問題祇是「做工作」。「爲什麼做工作」？「這種工作會有什麼效果」？好像很少有人關心，而更使人們發覺的是在標語之下，一定有一個約佔標語面積三分之一大小的「自我宣傳」，「××會××隊××組製」！這種作風使我們懷疑，「做工作」究竟在替誰做？宣傳究竟在「宣傳」什麼？

別個團體這樣做，我們也這樣做就完事了，這種無反省的工作方式流傳着。到了一個地方，在這個地方留下了「名」，工作報告上有「牆壁標語××條」的字樣，就可以過去了，這種不負責任的工作方式繼續着！

而抗戰，却已經走進了一個新的階段了。

這種八股式的抗戰宣傳工作被人們惡意地叫做「賣膏藥」，而抗戰宣傳工作者自己也不以爲意地習用了這個不很好聽的名詞。「今天晚上有工夫嗎」？「不行，要到△△會去賣膏藥」。這種的對話在流行。一個星期前一次紀念週上，張向華將並痛切地抨擊了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說：

「這是政治工作者自己看不起自己」，我們希望他的聲音，能够傳達到每個抗戰宣傳工作者的心中。

退一步講，即便將宣傳來和賣膏藥相比擬吧，問題重要的還是在賣膏藥的靈不靈，和對患者有沒有功效。靈的膏藥，一定有人購買，不靈的膏藥，說正方賣假藥，一定會被人打倒，這是很現實的事情。而我們現在呢？膏藥是靈的，真方實貨，保證有功效的，可是賣膏藥的，却學會了那江湖走方郎中的那不負責任的一套。這真有點對不住這靈的膏藥了。

宣傳是藝術，這已經是一句名言了，而藝術，却和公式主義沒有緣分的。

是藝術，所以要創造！

是藝術，所以要考慮到接觸這種藝術者的反應和心情。

爲什麼要做抗戰宣傳？爲着要使大眾知道民族的危機，使他們知道自己的責任，喚起他們的潛伏的民族的感情，組織他們，使他們衷心地起來參加神聖的抗戰，所以，我們的宣傳，是要用一分的工作去換取一分的抗戰果實的，不管是否有如公式地工作，這是「爲工作而工作」，爲國而工作，是「爲國家民族」一種激發，假使這工作是藉國難來生靈的，那麼他的這種工作更是對於國家的一種救濟。

「抗戰第一劑藥」，到第二期的現在已經不能再發賣了，賣了第一劑藥的走方醫生，應該休息，——不，應該再去經過一次講習班了！

抗戰的新階段已經有了新的理論，已經有了新的戰略，也已經有了新的形勢和新的環境，抗戰宣傳的各個部門都被迫著應該再來一次新的檢討。應該趕快地建立起一種激烈的，嶄新的，適應現階段需要，為大多數民衆所接受所愛好的新的工作方式了。

不以報賬爲能事，不以團體爲前提，實事求是地對動員民衆組織民衆有實際結果的新工作方式，期待着青年工作者的創造。

「打氣」之後的

記者前幾天寫過一篇「賣膏藥的必須休息」，約略地指出了一些過去「公式主義」抗戰宣傳的缺點，而希望我們年青的宣傳工作者勇敢着實地創造出一種潑刺的，嶄新的，適應現階段抗戰需要，而為大多數民衆所愛好所接受的工作方式。

要如何纔能使我們的宣傳為大衆所接受？要如何纔能為大衆所愛好？這是在第二期抗戰宣傳週中我們被迫着解決的問題。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經說我們過去一個時期的抗戰宣傳被我們叫做「賣膏藥」，這惡意的稱呼，背後隱藏着下記的幾種意見：就是第一，「賣膏藥」表示着不負責，不親切，大言壯語，沒有實效，不替病人着意；第二賣膏藥者往往是走方郎中，跑江湖，來去飄忽，所以第三，他們和買主之間並無經常關係。

這真有點像那過去的抗敵「宣傳」——說得平直一點，就是過去的宣傳方式（一）對民衆不親切，（二）工作沒有長期性，（三）宣傳和組織分離，宣傳之後就和民衆脫離關係。

治病要從診斷着手，我們第二期抗戰中的宣傳工作要糾正這一切的缺點。

第一：我們必須強調宣傳與服務的不可分之關係。在這一點，宣教師是我們工作者的一個模範，他們的教義宣傳，永遠和服務連結在一起，到一個地方，他們做的第一件工作決不是聳人所聞的「街頭說教」，而祇是切實大衆需要的服務工作，治病，施藥，教授英文，辦識字班，等等，經過這種服務工作而在民衆間建立親和的社會關係，被人尊敬的人格信譽，然後纔能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宣教工作，在抗戰宣傳中，我們要有這種真實，懇切，負責，不作誇大宣傳而和民衆打成一片的工作方式。

第二：我們反對「跑江湖」式的流動宣傳而強調在一宣傳據點作長期的工作，這也可以拿傳教師作爲我們標榜，到內地去，我們常常可以遇到在中國窮鄉僻壤工作了數十年的外國宣教師，但是遺憾地到今天我們還很難發現一位能在一個鄉村裏做了三五個月宣傳工作的智識青年。這表示着我們過去的工作方式還是浮躁無恆，不切實際。智識落後民衆的覺醒，決不是一次鼓動演說，一次話劇，一次歌唱所能成功的，這需要着多數的無名英雄，去做不爲人知的長期的啓蒙工

作。

第三：我們反對宣傳和組織分離而強調宣傳組織這兩種工作合在一起。過去的宣傳僅僅，民衆祇做了一些極膚淺的「打氣」工作，但是打氣之後，當民衆真實地需要懂得一些的時候，隊伍早已到別處去了，在新的階段，宣傳鼓動之後必需緊接着組織工作，或者相反地我們組織的方式把民衆組織起來，然後立即在這組織中進行宣傳的工作以長期性的宣傳，發動長期性的組織，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宣傳在民衆間發生實效，而不致精力浪費。

除出這些原則之外，我們覺得宣傳工作者的生活方式工作態度，在這新的階段有值得反省和改正的地方，我們工作的目的是爲着國家民族的生存，而作爲我們工作之對象的大衆正是國家民族的主體，我們要改正智識份子常有的那種居高臨下式的施與的作風，我們要用刻苦耐勞，誠懇親切的態度來建立工作的信仰。「行動就是宣傳」，這是青年工作者所應深思力踐的事情，不要有大衆心目中看不慣的行爲，不要有大衆風習上所不許可的言行，以身作則，使宣傳的對象以這宣傳者的本身，發生出親和敦厚的感情，更從這種工作者的生活和態度自然地引申出對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結論。

抗戰，已經走進了一個新的階段了，不以報賬爲能事，不以團體爲前提，實事求是地對動員

民衆有實效的工作方式，期待着我們的創造，青年工作者們，把這神聖的任務擔負起來！

三九，四。

空白页

2

輯

空白页

「長途」

從香港回來，又走了一次很長的路。

廣州淪陷之後，我不曾有過一月永住在一個地方的時間。從廣州經柳州到桂林，接着由湘桂路轉赴長沙，喘息未定，即遭長沙之變，倉皇循公路回桂林；爲着社務，十二月四日又從桂林經廣州灣赴香港，十二日到達，而從赤坎到玉林的公路就破壞了，在港急促地做完了要做的事，辦經過安南的護照，就擱了一星期，二十九日由香港上船，三十一日抵海防，一日往河內，接着就候車經同登，鎮南關，憑祥。——一月十二日回抵桂林，這一次旅程整整的化了四十天的工夫。

寫完了「賓州最後一日」，我就想比較有系統地將此番的行程記錄下來，但是人事忽忽，到今天還沒有時間。這番遊歷與前番遊歷，雖然先將此次行程訪問桂林的記錄先寫下了。

「長途」是我此番行程記錄的總題目，「從海防到桂林」，是其中的一段而已。

一，在安南過新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午芝巴德輪駛進了海防的河岸，兩岸是平坦無際的沙灘，沙灘上面，長著不知名的短樹和雜草，這情景使我想起遠別了的江南，在曲折而狹深的河口緩行了近一點鐘，船在碼頭靠岸了，船上的侍役收集了乘客的護照和注射種痘的證明文件，安南人的人伙和旅館接客便陸續地走上船來，那情形，並不像上海和香港一般的喧迫和雜亂，我第一步踏上安南的國土，第一次在他們故國接觸了和我們分離了近百年的南國兄弟，除出服裝之外，我們分辨不出這是安南的兄弟，或者是祖國的僑胞，講唇色，完全和廣東人一樣，體容貌的輪廓，却又和我們西南高山區域的同胞非常的酷似，我猜想，他們之中該有大部分的中國血統。男人女人都在頭上繫着一箇黑色的布帶，男人大多數都穿一件短僅及膝的黑色的長衫，下面却露出一條「長及腳背」的白色的長褲，這姿態，在遠來的我們心目中覺得有點滑稽，京戲裏面習見的一種采明小吏的印象，幾次的浮上心來。

安南，終於法國的屬地了！一上岸，法國稅關吏和安南人巡捕便以一種壓力加在我們的頭上，西洋人旅客，在岸邊空地上檢查行李了，而中國人呢，卻被趕進一間黑暗而不透風的倉庫，一位祇帶一只公事皮包的親友想從稅關的側門出走，立刻被一個戴法蘭西軍帽的胖法國人攔阻住了，那態度的想像以外的驕橫，我們想要不進黑房，就在露天受檢，可是安南人巡捕却拗執地不肯放過。

「阿里，阿里！」（去，去！）

指着方向依舊的是那可怕的黑房，我不能講法國語，連分辨的方法也沒有，但是正在焦窘的時候，我們同船來的一批乘客經進一個年青中國人的介紹，和那胖法國人說了幾句，法國人毫不思索，既不開箱，又不檢視，便用粉筆在一大堆行李上畫了一個記號，全部放過去了！這類乎是一種奇蹟，我走去問了一位懂廣東話的旅館招待，他指着那年青人說：

「你也去託他保證一下就得了，他是此地的領事。」

我們掏出名片，去求懇那年青的領事，他考慮一下，立刻去和法國人講了，法國人臉上沒有表情，我們不想免檢，祇望他早一點就地解決，但是他無言地走到我們行李旁邊，沒有話，用粉筆在上而亂畫了一陣，我們得救了！旅館待役很快地替我們搬上了車，法國人在後面講：

「阿里，阿里！」

我們跳上了車，應用臨時學會了的唯一一句的法國語吩咐：

Hotel de Paris

這是一家中國人開的中等旅館，這地方中國人開的旅館有四五家，最近「華僑旅運社」，裝備頗好，價格也很公道。

海防是一個清靜的城市，一條唯一的大街也不十分熱鬧，比較的繁盛的倒是中國人集居的區域，大街上中國人經營大商店的很多，百貨店，食料店，古玩店都有，在這兒的僑胞在一萬人以上，主要的是廣東和福建人，甯波人並不多，廣西兩幫各有組織，並各有一位「幫長」，過去兩幫之間有些間隔，但是抗戰以來，幫與幫之間的隔膜全消滅了。

這是大除夕晚上，但是街上靜寂得和常時一樣，走進一家牛肉店，看見幾位法國太太在買雞和牛肉，這總算點綴了一下除夕的風光，在旅館牆上，看見了國民黨海防直屬支部的通告，說元旦上午七時在中華商會開團拜大會，我意想不到會在這地方度過一九三九年的新年。

元旦日起得很早，化了五分錢的車錢（海防三個銅子就可以坐黃包車了），於七點鐘趕到中華商會去，沿途法國人懸三色旗的並不多，安南人懸旗更少了，這一天，祇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國旗掩蔽了整個海防！商會門口，遇見了一隊精神振奮的中國童子軍，男的女的都有，唱着歌，年青的臉上堆着愉快的歡笑，在這日子，在這地方，看到了這種情景，誰能抑得住感情的激動呢？我覺得每個中國人都是自己的親人，每個中國小學生都是自己的子弟，每個人我都想熱烈地和他們握手，每個人我都想熱烈地對他們歡呼！

「在國外茹辛忍苦地奮鬥着的同胞們，你們熱愛的祖國已經得救了！瞧！我們這一代是如何的團結，我們的下一代是如何的壯健啊！」

中華商會是一所會館式的建築，圍牆裏面有一塊不小的廣場，會館裏，人已經擠滿了，童子軍學生都排了隊，商人，教員，公務員，都在相互地道賀，親熱地招呼。時間還早，我在會場四週走了一下。

進門的牆壁上滿貼紅筆寫的國內外新聞，這是中央社廣播的抄錄，當天我看到的，是十二月三十日的中央社廣播，在途中，我們已經兩天沒有看報紙了，海防又沒有華文日報，所有這壁報對於我真是沙漠中的清泉！但是這清泉給我的却是驚愕與苦痛！我從這兒知道了桂林十二月二十九日的轟炸，裏面說：「截至下午七時發電時，全城火勢未殺」。我焦灼地要知道在桂林朋友和社友們的消息，但是相隔了幾千里路，有什麼法子通消息呢？汪精衛發表通敵宣言，這消息也從

壁報上知道的，我感觸頗深。但是爲進一步希望海防的同胞們能够立即建立一個自己的報紙。

（海防過去是有一份英文報的，但是一方面受着香港報紙的影響，他方面因爲經營不良，便停版了，現在又有幾位熱心海防的僑胞，大約今年可以出版，現在此地華僑開看的中文報紙，是廣東海防出版的一「海防日報」，隔一天可到。）

會場的兩旁，也滿貼着壁報的「元旦專號」，內容很不錯，但是我覺得文字的技术及性質似乎太歐化了一點，譬如新詩，我懷疑海防的僑胞（大多數）會不會愛好這些？但是能够有，總比沒有好，我已經覺得很滿意了。

七點半左右，正式開會了，正式秩序，和在國內的一樣，領事，商會會長和僑胞的代表們，都有對抗戰前途作樂觀和確信的演說，實在說，我覺得這樣的會是相當枯燥而公式的，但僑胞們似乎都很興奮，站着聽長篇演講，也沒有一個早退席，更使我感動的是在開會中，還不斷有人陸續來參加，穿短衣的，頭髮花白了的，也有從服裝上就可以看出境遇不良的，但是在這一天大家都忘記了，帶着喜氣，誰都帶着相互祝頌的心情，我默默地站在羣衆中間，我在這些在寡助無援的海外艱苦奮鬥，而對祖國孤忠耿耿的同胞們前面低頭，黃帝的子孫，不論住得如何遠，不論受着如何的苦，他們是不會忘記他們是中國人的！

從會場出來，我沿路又看見了一面國旗，這遍地的中國國旗裏面，特別的顯得寂寞和孤單，在海防祇有三家日本店，規模都不很大，據調查，全海防日僑連婦女老幼在內還不滿五十個，我想像了一下他們今天度過的一種如何狀況的新年？進步與退化，發皇與沒落，振奮與悲哀，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對比嗎？

二，河內的短旅

從海防經鎮南關回到桂林，走公路是不經過河內的，但是爲著等車，在海防有三天耽擱，我們便決定了到河內去觀光一下，元旦下午一時動身，坐溼篤賴爾（汽油火車）到河內去，汽油火車設備很好，速度也很快，海防河內間兩小時就可以到了。同行者，雷平一，張雲喬二位。

從火車裏望出來，安南真是沃野千里，這正和我們江浙一帶完全一樣，除出一些南方特有的植物之外，那些水田，楊柳，粉牆，和正在田裏插秧的農人，水牛，沒有一樣不使我想起夢魂縈繞的家鄉！我們同行的幾個人都有一種共同的感慨：就是第一，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對於這樣一塊肥沃的國土，爲什麼清庭並沒戰敗就可以輕輕地割給外國？第二，在這樣肥沃的土地上生

層老百姓穿着綵線色的破單衣，鄉間的小孩子女人都是臉黃肌瘦，很少穿着整潔的衣裳，——脈悲哀的感覺，一路纏繞在心頭。

從面貌上看，安南人和中國人很難於分別，但是上了三十歲的人，我們不憑服裝，也可以從他們的牙齒來判斷了，安南人的嚼檳榔，那是世界知名的，因為嚼檳榔，人人都把牙齒染黑了，他們的嚼檳榔比中國人的吃瓜子還要普通，在火車裏我們看見一個相當有錢的中年婦人不時的從手提箱裏拿出一個金漆小盒子來，用銀製的鑷子籤取一片橄欖般的檳榔，上面加上一些粉紅色的很像牙膏之類的東西，便慢慢的在嘴裏咀嚼起來，十幾分鐘，嚼成鮮血一般的液體，便隨便的望窗外一吐，在安南一切都歐化了，但是街上並沒有禁止「吐口水」的規距，大街小巷，清潔的行人道上隨處可以看見一堆堆的鮮血般的「口水」，這最使我們新到的人感到異樣和驚奇。當然，年輕人，這習慣已經漸漸的改了，尤其是受過新教育的，二十歲以下的人，已經很少有黑牙齒了。

三點多，火車渡過一乘很長很長的橋，河內到了，這是安南的首都，北圻的大都市，也是被稱為「小巴黎」的名勝地方。

河內是一個法國化了的近代都市，在遠東，她的風格是獨有的，北平沒有她的摩登，上海沒有她的雅緻，東京沒有她的清閑。最使河內生色的，是位處在最繁盛區域中間的一灣小小的湖水，這湖的名字就叫「小湖」，實際上，講面積這湖也許祇能稱為一個池塘，但是清涼的水，葱鬱的樹，現代化而不世俗的建築物和設備，這真使人太可愛了。湖之南，是河內最漂亮的街，百貨店，大旅社，電影院，露天咖啡，都在這一帶，湖之北，是河內最熱鬧的地方，在我的感覺上，假使用上海來比，那麼湖之南是南京路外灘，湖之北是山西路香粉街，假使用東京來比，那麼湖之南是銀座，湖之北是新宿了，這個湖，正成了都市中心的遊憩地帶，是一個天造地設的公園，人們從南北兩端的熱鬧地方出來，在這裏正可以讓你把緊張的神經緩弛一下。我們在這湖邊流連到薄暮。

雖則是元旦，河內也沒有特別引人注意的點綴，百貨公司和銀行關了門，電影院賣了滿座，一個有錢的安南少年帶了兩三個舞女在露天咖啡喝茶，舞女們頭髮上堆着些五彩的碎紙，不過如此而已。湖之北的商店一律在做買賣，毫沒有過年的模樣，我猜也許舊歷過年的時候總還要熱鬧些吧。

安南歸法國「保護」之後，中國的漢字是被廢止了，安南語的書都是拉丁化的拼音，但是漢

字的勢力還不會完全消滅，街道的路牌，還有許多留着漢字的音注，譬如 Rue de Paul Bert 下面註着「悲奔席」之類，（「席」是安南人自造的漢字，意義和路是一樣）人家的廳上牆上，安南人依舊歡喜懸掛的對聯來聯，如「學坊」之類，差不多全有中國習用的對聯，通順工整的當然也有，但是使我們中國人詫異的，很不少，我們看見許多廣告，便是些安南人在學的漢文，奇字怪字，不勝枚舉，我笑着說，「這倒像是從打錯了的電碼譯出來的電報。」

河內的中國人並不多，經營的店舖也遠趕不上法國人，日本人當然更少，多一點的還是近東民族，土耳其人，波斯人差不多佔據了整個棉織物的市場，但是抗戰開始以來，河內增加了他的重要，廣東福建人之外，河內街上也可以看到下江和上海一帶的摩登男女了，因為此地生活比香港低廉，地方又和滇桂接近，所以住不慣內地而又不能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搬到河內來住的也很多。

血總該比水濃一點；安南人不論從種族，文化，經濟各方面的關係講，和法人比起來，總覺得中國比較容易親近一點，事實上越南本越南和安南人通商而同化了的也很不少，不過在海防，一個朋友告訴我，說過去安南人對中國人都很尊重，而現在，除出上了年紀的人之外，年青人受了法國教育，對於這法幾十年來日趨衰落的中國，漸漸的有了輕視的心了，幸虧我們發動了全

面的抗戰，這聖戰增高了我們國際間的地位，同時也糾正了安南年青人看不起中國人的心情。現在，安南人對中國的抗戰寄與着極大的同情和期待。在（小湖）邊，我們遇見過一個中年的安南紳士，他看見我們這羣外來人之後，含着笑在我們前後徘徊了好久，終於鼓起勇氣來走近我們身邊，和我無言地充滿了熱情地握了握手，用法國話說了一句「再見」，就這樣飄然地去了，這無言的祝福和感勉使我得到了很深的感動，他的面影到今天還很明白地浮映在心頭。

去年十一月，據說河內舉行過一次盛大的援助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羣衆集合，並且在這會上募集捐款，救濟中國被難的災民，發起這運動的是一「安南共產主義青年團」，這在安南是一個半公開地立法存在的團體，（安南共產黨，也在去年十二月成立了）參加這運動的，有法國人，安南人，中國人，和近東各國同情我們抗戰的兄弟。這幾天，河內正在籌備着一次戲劇公演，目的依舊是募集捐款，幫助中國英勇作戰的兄弟，這戲劇公演是安南人和法國人合辦的，日期也已經定了正月六號，可惜的是我們四號就要起身，沒有機會參加這有意義的集合了。

在國內，也許很少有人知道這種越南兄弟的義俠的行動吧，我們必須確信，正義決不孤立，在我們看不到聽不到的角落裏，也都存在着我們最忠誠的友軍的。

我們在河內住了一夜，一月二日回到海防，就在這一天從法文報紙上知道了中央對於汪精衛

無國界處的必要的虛置。中國人自己沒有報紙，中華商會的壁報上這消息也到四日方才發表，但是華僑青年間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將這當作一個新年的喜訊，興奮地轉告給每個人的友人。

三，車與人

二日傍晚回到海防，知道了我們預備搭乘的汽車一時還不能開走，這消息在我們是一個嚴重的衝擊，這是一輛張喬兄從香港帶來的車，由他自己駕駛，以他從桂林到廣州灣兩天可以到達的速度，我計算五日也許可以到桂林的，可是現在，却因為報關手續的關係尙不能不等待一星期了，我關心着報的出版，雷平一兄關心於總政治部的遷渝，我們是一天也不能多耽擱的，於是決定了我們兩個找機會先走，事有湊巧，第二天就碰到了政治部派遣在香港辦理印刷事務的鍾元昭兄，他有一大批印好的「日寇暴行實錄」和「同胞的血」，已經裝運到鎮南關了，現在要從鎮南關裝運到桂林和賓陽去，他到海防來籌劃車輛，知道×××師有十三輛轎車，要從海防直放桂林，便得到了交通處的許可，將一部分宣傳品便搭這一批車子。汽車一共是十三輛，十二輛福特，一輛林肯，而押送的却祇有從憑祥交通分處派來的一位，平一經過元昭的介紹，我們兩個也得

便乘了這一批汽車。

因為這是意外的巧遇，所以我們加速度地收拾了行李，四日下午二時就到海關門口去等車，三時，十三輛汽車整列在海關前，押車的坐了一輛，這輛本來是給最後一輛林肯的，可是後來因為海關關道每十分鐘開一輛，最後的一輛等待時間太長，便轉移到第二輛去了，平一坐了第三輛，我坐了第五輛，三時半出發，一行裏面中國人除出押車和搭車的四個之外，還有兩個廣東籍的車夫，其餘，便全是既不懂中文，又不識英語的安南人了。

發動機一響，十三輛汽車悠然地以滑一般的速度開出去了，這情形確有點「浩浩」，但是，從海防到桂林的悲劇和喜劇，也就從這一瞬間開始了。

四，北甯的一夜

照預定，從海防到同登（法屬邊境）五小時可到達的，所以我們也都預定了在同登過夜，和鐵路差不多平行的這條柏油公路非常的平坦，公路的信號設備也是非常的完備，但是開車三小時之後，問題就發生了，到了距河內不遠的海陽，第一到第十二這十二輛車的車夫不說明理由地停

了車，說要在海邊過夜，多們連一個中國人中沒有一個講法蘭語，駕駛第十三輛的那安南人一頭腦」的車子又還不會到，用盡了極手勢，寫漢字，講英語等一切方法，還是沒法子可以使他們開車，在這冷清的鎮市上等了一小時，天已漸漸地暗了。正在要發着港中突急的時候，第十三號的林背車趕到了，那安南人跳下車來急忙地對那發了工的司機講了幾句話，揮一揮手，出於意外地罷工風潮就是這樣輕便地解決了，引擎響了，我們上了車，十三輛汽車以比從前一倍的速度，在夜陰中前進，因為每輛車的速度不一致，十三輛車便漸次地分散了，我坐的那輛第五號漸漸的落後而終於停止了，前面的不見影子，後面的一輛輛的發出一種驕慢的鳴聲，從旁邊擦過去了，單獨一個一句話也不道，被拋棄在異國的荒涼的公路上，沒有人影，也沒有燈光，我不自禁焦急起來，那身高不滿五尺的司機修理了一陣沒有結果，也開始急躁了，他不管我懂不懂地用安南話講了一篇，我從態度上理解了他表示自己已經沒有修復的希望，這時候又是從後面趕來的十三號車救了急，兩個人合力地修了一刻鐘，引擎又發動了，兩輛車在一起，衝着黑暗望前去。

勞頓了一日，這時候放了心，迷糊糊地有點睡意了，醒來，十二輛車一列地停在一個叫做北甯鎮上，問平一，說依舊是那輛十三號不會來，所以在此吃飯，等齊了再走，我們在一家純安南人

開的餐館吃了晚飯。

但是等到晚上九點，依舊沒有十三號的蹤跡，押車的和司機們都急了，大概是拋錨吧！商量的結果，決定了第一號和第十二號回去幫助。夜漸漸地深了，鎮上的人也漸漸地少了，祇有幾個好奇的小孩子還圍在我們身邊，我們用中國話講話，大概他們聽着很異樣吧，可是突然的，一個穿軍服的安南兵走過來，用相當流暢的北平話和我們講：

「你們從海防來？上那兒去？」

我們以為他是來盤問的，不很理會他，祇答了一句，：「回廣西去。」

「回廣西去，好極了。」他堆着滿面的笑說：「怎樣，近來仗打得怎樣？克復了漢口沒有？」

「他一氣地說，眼睛發亮地望着我們。」

據他自白，他是一個上士，在山海關住過三年，在上海住過年半，在山海關娶了妻，在上海「一二八」那時候生了子，他用着帶捲的舌頭說：

「我的媳婦兒是中國人，她現在還在上海！她討厭東洋鬼子，我也跟她一樣。」他將我們硬邀進一間路旁的小店，一句話也不講地從壁上除下一張照片，指着其中的一個女人說：「這就我的媳婦！」笑着，加上一句「很俊！」

「這不是西洋人嗎？」我說：

「對，她媽是希臘人，爸是中國人，在山海關長大的。」他再三的說：他討厭東洋鬼子，他希望中國打勝仗，直到時間逼着他非走不可的時候，還望着我們的汽車說：「要買軍火，單買汽車還不行。」

一個矮胖的背影從黑暗裏消失了，好奇的孩子們也散去了大半，北甯的街漸漸的靜了，汽車夫們準備在這裏宿夜，三個兩個地分散了，我們從街的這一頭走到那一端，一家小店的門縫裏漏出了淡淡的燈火，從這裏我所見了許久不聽見而驟然地勾起了我的鄉愁的彈棉絮的聲音。這種單調而寂寞的音響，透過水一般澄澈的夜氣，打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一陣年青人的笑聲追回了我們的遙想。我們站在一座小洋房的前面，「北甯勸學會」，這是門口用漢字寫的橫額，裏面，十幾個青年正在興高彩烈地比賽檯球，我們推門進去，他們都以好奇和好意的態度向我們歡迎，在這種場合，姿勢和表情比言語雄辯得多了，很快的平一和元昭就參加了他們的比賽。

一方面，一羣安南的青年人把我們圍起來了，其中有一個叫武春陽的，在香港住過一個時期，他可以用不很明白的廣東話替我們翻譯。

「你們是中國政府的官吏？」「去那兒去？」「仗打得怎麼了？」「還要打多少時候？」這些是他們提出的問題。

我費勁地回答了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大概是山真又字詞的，他們都聽不懂，但是對於中國的抗戰却知道得太少了。他們聽話之後，道聲公歸，成了西貢邊境上的喜道。在一個長時期和中國隔斷了的兄弟，重慶又管了和我們親近的機會了，但是，我們對於這同情我們的血族兄弟之間口糧和工作，還是非常的不够。當然，這和他們現在所處的政治環境，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勸學會是一種類似青年會的組織，他們領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圖書報室，室內運動場，和一種安南特有的類似門牌的遊戲，備了茶，勤殷招待了我們。

能講廣東話的青年因為事先走了，代替他們是另一個能行一點英語的青年，他能寫，但是不能講，我們用筆繼續了「談話」。

「對於中國這次的抗戰，你們有什麼感想」，這是我們的最平凡的提問：

「日本人不行！」一個說，許多人盤笑，沒有回答，也許是文字和語言障礙了他們的意見吧，一個方才熱心地打着台球的青年走過來，和那種英語的講了幾句，那種英語的胡亂寫了。

「中國一定可以榮譽地勝利！」我對他表示了感謝，也用筆寫：

「決不辜負你們的希望。」

無言的談話繼續着。以前在內宣院牌閣中年人們來參加了，突然，那懂英語的青年拉着其中的一個人，一只手指着我們方才提的問題，用安南語很快地講了一陣，我不懂得他的意思，那中年人是一個四十以上的越南人，士，照例穿着黑的袍，白的褲，牙齒，也還是烏黑的，他伸出手來和我們握了手，用筆在紙上寫了一行相當整齊的漢字：

「我等居世界之中，不能論也。」

我們端詳了許久，不能明確地理解他的意見，也許是說他們住在世界的某地，無法議論時事，也許是說他們居中日兩國之間，不願發表主張，青年安南人是差不多不能識漢字的，所以他們儘望着，也不懂得這中年人的意見，那懂英語的青年替我介紹，說：「他也是一家報紙的編輯」，這介紹倒在我愉快的心境上加上了一抹的陰雲！掌握着言論機關的新聞編輯，難道對於中日問題的見解竟會如此的糲糊。

夜已經深了，我們辭別了這羣青年人出來，汽車祇剩了九輛，去追尋第十三號車的那兩輛還沒有回來，我們個別地佔領了一輛車，暫作爲我們的宿舍。

五，邊城的雨

在汽車中聽了一夜在這公路上長驅北上的汽車聲音，鷄啼的時候方才入睡，但是不久，一陣清晨的冷風，和一團電燈的亮光集注在我的身上，汽車門開了，右腳着力地被入拉着，睜開眼來一看，一個正裝的法國巡捕和一個宋明小吏式的安南翻譯立在汽車門口，我的半身已經被那不講理的法國人拖出去了，當然，我們之間無法可以通話，我走出車來，其餘車上的人也被叫下來了，那法國人莫明所以地在汽車邊咆哮，聽懂的依舊是那一句：

「阿里，阿里！」

九輛汽車被驅散了，一輛輛地望着郊外亂竄，我們簡直不明白被驅逐的原因，直到離開北甯五公里，九輛汽車方才集合起來，綜合各人的意見，才知道事情非常簡單，祇是街道上不准停車罷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我們祇有苦笑。

但是，昨晚未到的那三輛車，到天明了還不見回來，憑祥交通處派來押車的那一位，却反若無其事地命令汽車夫開車，獨自的上回登去了，我和平一爲着明瞭那三輛車的情形，叫汽車夫回

開回去，天下落着一般的細雨，氣候突然寒冷起來，我們反對方向地再走了一次從北甯到海陽的路，直到離海陽不遠的地方，才發見了那輛果真已經遭了難的林肯，車身倒插在泥田裏面，近十個安南苦力用着繩索在拖救，地是這麼的滑，泥是這麼的深，拖救的人又是這麼的少，很明白的這輛車真很難在短時間之內救出了，據說那車夫爲着避讓迎面來的一輛卡車，不小心撞在路旁的一架牛車上，傷了一頭牛，兩個苦力，汽車夫自己也受了很重的傷。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又急急地趕回去，但是在離北甯不遠的山坳裏，又看見了一叢人圍着，下車來一問，又是一輛翻身了，那是我們的第一輛，這汽車昨晚從北甯開到海陽來營救，忙了一晚，今晨回北甯去報告，大概是性急和心慌，一下子又滾下山坳去了，我們祇望了望它四個輪子朝天的可憐的姿態。駛過去了，在這種場合，要搭救也是沒辦法的。

過北甯，繼續北上，十二時，黑旗劉永福將軍大破法軍的歷史上難忘的地方——諒山到了。我第一次到諒山，但是這地名對我並不生疎。三年前，曾經有一次想寫一個以劉永福將軍爲中心的歷史劇，因此我會蒐集了不少關於中法戰爭的材料，杏邨，周揚，立波，都懇惠我在一秋壇之後就進行這個工作，但是人事匆匆，在蒐集了材料和擬好了綱目之後，終於無期地停頓了，現在，杏邨在上海，周揚在延安，立波在沅陵，也許早已經淡忘了這事了吧！而我却無意地到

了這使人懷想的邊城。

雨愈大了，我們在一條小巷裏的一家安南人茶館吃了午飯，這條小巷叫做「日本街」，但是這街上並沒有一個日本仔。茶館壁上，貼了許多中國風的月份牌和花紙，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這些花紙上面所畫的，並不是安南或者法國的故事，而依舊是「狄青征西」，「玉母做壽」那一套，中國文化對於安南民族所及影響的深入與永久，這也是一個例證。

安南亡於法國近五十年了，但是安南人還並不會忘記他們自己的國家。我們在好多處安南人家裏看見過還供奉着現任安南皇帝「保大」（年號）和皇后「南芳」的肖像，同時也會聽見過一個能講廣東話的安南人，將現行的法國輔幣，叫做「老番的銅子」，而將孔方式的「啓定通寶」叫做「我們自己的錢」。一血，總是比水濃一點的。

衝着雨離開諒山，快到同登了，又看見我們坐來的車子在路旁翻了一輛，這輛是出發時的第十二輛，破得比以前的二輛更慘重，從山路上倒摔下去，尾部正撞在大樹上，輪軸，踏板，頭燈，都毀壞了，但是車夫奇蹟地沒有傷。五小時可以到的路程走了近一日，十三輛車翻了三輛，安南司機的技倆是可想見的了。

下午二時到同登，這是一個安南和廣西交界的一個小鎮，滇越鐵路有一條支線從河內開到這

個地方，將來我們的湘桂路柳州南甯鎮南關段完成之後，便將在這地方和滇越路接軌。車停了，寂寞地少了三輛，押車的和交通分處都有點不滿的表態。我們在細雨中下車來，看了看這小鎮，在公路旁，豎着兩塊木牌，一塊上寫着中國字：

「且停車受檢。」

且字用得甚有風致。另一塊上寫着中法兩國文字，中文是：

「此去二千四百西尺，即是中華地分，無須通過證，不得越過。」

路在這里成了一個直角的分歧，向北的路口，豎着兩個木樁，中間繫着一條鐵鍊，這便是汽車過境檢查通過證的地方了。旅客過境，先要到安南稅關去簽證，從安南入廣西，行李沒有檢查，但是從廣西入安南，檢查便非常嚴厲了，衣料，烟類，甚是凡是未曾用過的一切雜用物件，都有被沒收的危險。

爲着要在同登等待憑祥派來的中國司機來接替這一班汽車，我們又得在這邊境的小鎮上度一夜了，同登鎮只有一條街道，——其實用街道這兩個字是有點適當的，這祇是一個小小的村集，中越雜處，一共有二三十家小店，最近新設了兩家旅店，但是早已經被先來的人們佔滿了，我們在雨中徘徊了一陣，仍舊回到汽車中去宿夜。

從香港回來，到了這大不該然的地方，這也許是下了雨的原故吧。雖說是在汽車裏，但地總算一夜回春，空氣清新，陽光明媚，這真夠去。辦事的人和車房司機一個也沒有來。上午開車的時候，路上的人，有的說：「這地方，真不該然！」有的說：「這地方，真不該然！」無目的地到鎮上去，這是一條好路。！這地方，真不該然。但是鎮上過路的人都是中國人，聽到的都是中國話了，小菜館裏，坐滿了講各地方言的人，最多的是司機，駕駛兵，運輸公司的押貨人，從湘鄂一帶轉道越雲南。香港的旅客，女人，孩子，……雜亂地擠着，講着，一切平時不能擺脫的觀念習慣，都消除了。進來了兩個講上海話的年青女子，看見桌上沒有空，隨便地在三個北方口音的駕駛兵桌上坐下來了。抗戰的激流澈底地衝攪了千百年來停滯的死水，新的和舊的，清的和濁的，活的和死的，被強制着以一種駭人的速度在流動了，流的水，是不會腐的，我們中華民族的人的流，文化的流，激盪着這千百年來不被人注視的邊城了。

在另一張桌上。

「這次從那兒來？」一個服裝整潔得和這小店不很調和的中年人，用上海口音問：

「從蘭州」。甯波人司機說：「上個月初動身的，一個多月了。」

「打仗之前在上海？」

「嘿，我們就是在上海機場公證的。」

指着同伴的兩個。「不打仗，鬼也不到這小地方來。」

「小地方？唔，這四個月以來，竟會換到樣子了！」

「對啦，公路沿邊的地方都很快地熱鬧起來了。」

十一點，粵桂交通分處派來的中國司機都到了，我們在這裏結識了幾個新的朋友和旅客：最意外的，是廣西特派員公署在鎮南關工作的「陸派員」，他是一個年青的少校，典型的廣西軍人，就在上月底，他親手在離鎮南關不遠的中國地界，捉獲了一綑以河內領事的資格，而實行間諜活動的日本人鹽見聖策。這種事在日本是一件不可告人的國辱事件，而在這位立了奇功的少校，却好像並不覺得稀奇。

「捉獲當時的情形怎樣？」我們好奇地打聽。

「我們在這裏早已預訊了，」他說：「我派人先準備好，等他一入我們國境，便帶住了。」

「沒有什麼抵抗嗎？」

「還抵抗什麼？就一個人。他拿出法國的通行證來，但是我們告訴他，這兒已經是中國的國境了。」他並不將這件事看作珍奇，很隨便：「已經送到南甯去了。」

來接收這批汽車的是××所的四個駕駛兵，一個修理工，一個技師，和一個憑詳交通分處的職員。由鍾元昭兄的介紹，認識了交通分處的趙處長，他是一個這次旅途中最使我們感動的人，誠樸，懇切，不打官腔。將「公家」的事情當作自身的事情一樣，對於搬運政治部的第一批「日寇暴行實錄」，他盡了最大的力量。

和這位平民的處長比較起來，他手下的兩個雜調的職員便是一個最好的對比。這人一臉橫肉，講話的時候好像和人吵架一樣，一到同登，先在我們這幾個搭車的身上使了一下威風，把頭昂着，好像不屑直接問一問我們似的對別人說：

「誰叫他們搭的？箱子放在空墊上，還怎麼能行？搬下來，搬下來。」

我們事先得了交通處的許可，當然不去理會他的干涉，於是在他的威示之下，第二個干涉者又出現了，這就是來接收車輛的陳技術員。年紀不過二十開外，黃布工服，除出腰邊的一支手槍之外，和駕駛兵沒有兩樣，一個清華大學畢業的青年，照理是應該有更好的事情做的，但是抗戰使他參加了這種艱苦而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工作。他究竟是智識份子，所以講話比姓謝的緩和。

「這新車的絨毯是容易擦壞的，行李都搬到後面的車箱裏去吧。」

我們順從地接受了他的提言，在車中遞留了一只手提包和一塊毛毯，但是姓謝的還用眼睛釘

着我們，好像我們這幾個人的存在就會沾污了那高貴的鐵軌。

檢點車輛，點交零件，忙到了下午四點還沒有開車的模樣，連司機們也等得不耐煩了，我們想，又得在這種煩瑣中耽擱，可是，五點一刻，命令一下，九輛車子在中國司機的操縱之下，沿着鐵軌地下帶雨奔騰，向着鎮南關前進了。

六，過鎮南關

想仔細地看一看這西南錦屏的雄關，冒着冷雨從車窗裏探出頭來，但是暮色已經不容情地將遠一點的景色封鎖住了，路很險滑，一列汽車在高山的陡邊上盤旋，每逢轉灣，前後喇叭的鳴聲不斷，在山谷中，更會引出一連串的回聲。這一帶真是天成的險要，東行的十萬大山和迤北的六詔山脈，正在這一帶交叉，也許是正下着多雨的原始吧，陰森更顯出了它的險峻。我望了望灰暗色的天，又看了看濃黑色的霧，汽車突然的一個左轉灣，渡過了架在一條狹深的溪上的橋，我們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國土了！那地方就是安南和廣西的交界。沒有什麼警備，沒有一個哨兵，國境線是平靜而安謐的，但是，一留意，你立刻知道已經越過了一道關卡了，溪邊，發着一塊木

板，上面寫着「左行」兩個字，在安南，汽車是「右側通行」的，可是一過這條線，就非「左側通行」不可了。

從一個山脊上滑下去，向北走，路泥濘得很可怕，汽車的路燈放了光，光圈中顯出了一條條的斜掃着的雨，不多幾分鐘，我們滑了很久的泥濘，鑽南關到了，和北門一樣的山海關比較起來，鑽南關的規模是很小了。可是軍小，在這地方自有他的威嚴。城門上，自榜寫着斗大的字，一邊是

「聯合世界上助我抗日之民族，」

另一邊是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於十二月六日經廣州灣赴香港，數到這一天恰恰是一個月，（這也算是一個偶合吧）離開國土一個月，當然算不得是一個長的時間，可是今天在眼前驟然的看到這條標語，我却嘗味了一種許久不曾嘗歷的感情。是祖國了。是戰鬥着，咆哮着回祖國了，這是何等使人興奮的事啊。

在關內受了檢，慢慢地穿過黑暗的街道，鍾元昭兄寄存着十幾箱「日本暴行實錄」和「同胞之血」的辦公室到了，趙總長親自下車來帶着我們把書搬進車裏去，天好像故意和我們爲難，又

下了一陣雨，在黑暗和泥濘中搬運了半點鐘，才搬了存書的一半，陸技術員和那姓謝的揸着喇叭催促了，沒辦法上了車。黑暗中開到憑祥去。

七，在憑祥

七點半到了憑祥，汽車在狹隘的街道上停下來了，我們下了車，又溼，又冷，又黑。泥濘淹及了腳背，市上已經沒有人了，偶爾有一兩個兵提着馬燈經過，在開燈吃了早膳之後，一直不會吃過東西，着實覺得有點餓了，但是在黑夜，一切店舖都已關了，當然，也找不出住宿的地方，正在爲難的時候，趙處長派人來通知，說新車在泥路上走了半日，有重新檢查的必要，所以明天不開車了，不過他很關心我們，說交通分處有一間辦公室空着，我們可以到那邊去過夜。對於我們歸心如箭的人，這是一個如何懷喪的消息啊，這是處長的好意，多少的緩和了我們焦躁和失望的心情。

蜷曲着在汽車中睡了兩夜之後，覺得能够伸直了身體睡覺也是一件幸福的事了，我們把隨身帶着的氈子裹住身體，和衣的睡在樓板上，刮了一夜的風，雨聲不時的打在窗上，那間小辦公室

的玻璃窗又是一半已經破了，惡意的風執拗地吹着我們衣服單薄的地方，覺得冷，冷得一夜不能入睡，聽了鷄啼，聽了寂寞地咳嗽着而在路上經過的行人們的脚步，透過不停的細雨，東方漸漸的亮了，一陣嘹亮的軍號聲音，接着是整齊的步伐，不知道確數的一羣年青人在操練了！一條國界劃分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兩種不同的情景，黎明的中國在黎明中鍛鍊，民衆動員已經遠及到這離開前線若干千里的邊疆了。

天亮了之後，才看清楚了憑詳縣城的輪廓，這個地理上軍事上重要的城池，講大小，講戶口，講市面，都遠不及我們江南的一個三流的市鎮，不滿三十家的小店，橫豎兩條疏疏落落的街道，所謂縣城就是如此而已，但是，這地方却俱備着一切我們江南村鎮所沒有的設備，儘管簡陋，這兒有中山公園，有圖書室，（現在關着），有電報局，有鄉公所，更重要的是還有默默地徵集，默默地訓練，默默地開上前線去的無數的兵士和民團。這一天正是憑詳第×期第×批徵兵出發的日子，滿街的民衆都燃放著鞭炮，歡送一百多個徵兵入伍。

穿着農人裝束的，壯丁制服的，乃至長衫的新兵們整列地站在汽車站上，每人拿着一條新的毛巾，一些男星的用品，前面是兩面布製的旗，是縣政府和司法主任送的，每個人臉上都顯着光彩，天在這時候停了雨，從密雲裏透出一片淡淡的光來！這，好像也在對健兒們表示着歡送的好

意。

即使，偶爾從這地方經過，也不該讓他們不留痕跡地過去吧，我們決定了拿出一部分宣傳品來，分發給這地方的鄉公所，機關，圖書館和學校，同時，再拿了一些「誓復此仇」的標貼畫，到街道上去張貼。在從事宣傳工作的人，總將他們自己的宣傳品看得很珍貴的，況且這一批印刷物，曾經化過很多的金錢，很多的時日，甚至在香港和海防還曾冒過許多的危險，所以在我們，以爲這批汽車帶便地搭載一下這種珍貴的宣傳戰上的紙彈，即使不能特別的給以便利，總也不至於表示不愉快吧，可是，事情却不能由我們自己構想的，當我們到汽車裏去取宣傳品的時候，問題就發生了，昨天在鎮南關黑暗中搬裝的時候，匆忙中不分誰均勻，有幾輛車上裝得太多，在不平的泥路上一震，有一輛車的絲絨坐墊給書籍的夾板磨壞了，——不，說磨壞，事實上是過火的，最多也不過在漂亮絲絨坐墊上擦了一些痕跡罷了。

「搬下，搬下！」又是那姓謝的喊，滿面的怒氣，正在尋找發洩的對象。

「車上不能裝，你們裝後面裝汽油的卡車吧。」陳技術員說：

「可是，書有近萬本，一卡車不是裝不了嗎？我們從坐墊上搬下來，裝在車箱裏，和踏腳的

車墊上，……」

「不會，他不該罵了你麼，這書就給壞了，我們還要接濟，搬，搬走，搬走。」這錢師傅已動手，將我們的書，包包地搬了來了。

「朋友，別忙，我們商量一個辦法吧，天下著雨，搬下來，不是把書弄壞了吧。」

「書要緊，還是汽車要緊？」他反問：

「當然都是要緊的，大家都是爲了公家的事，這些書也是國家化了錢去印來的。」

「這不干我們的事，我們不負這責任。」

事態很瀟了，雨又下得相當的大，路上是有二三寸厚的泥濘，兩旁的民家又沒有可以暫時安置的地方，平一以懇求的態度說：

「還是請你們幫忙吧，把裝得太多的拿下來，裝在後面車箱裏，這絲絨萬一有了什麼，我們可以負責，……」

我到今天還不明白，爲什麼負責這兩個字會引起了那姓錢的和陳技術員的同時的忿怒，態度變得更加强硬了。

「X班長！一律搬下來！不准留一本。」陳技術員命令。

影寫版印刷的精製的「……」，一氣兒前搬下來了，本來已經壞住了我們在着熱騰

的一羣孩子，立刻趕過來了，我們用盡心力，還是止不住這羣宣傳品的失散，我們要求暫時緩卸，也不被理會。

「反正是宣傳品，給黨們送給老百姓就夠了。」姓謝的說，這已經是在故意的鬧意見氣了。

我們一面用最大的忍耐力來和謝陳兩個交涉，一面又去請陳處長來調解，好在司機大部分同情我們，所以各車上帶的還不會同時搬，把一切可用於轉運的諸用盡，好容易，才得到了結果，就是將車廂裏的書全部搬出，一部分裝進後面裝行李的車廂，剩下的暫寄放在他們×部辦公處的簷下，由鍾元昭兄回同登去交涉十車，連昨天剩在鎮南園的也一起搬走。

交涉完成，已經是一身大汗了。

憑詳真是一個小地方，沒有飯館，勉強吃點米粉，饅頭，都還可以敷衍，成問題的是在那樣的雨天，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站一站腳，交通分處昨晚住宿的房間，日間是作辦公用的，不便無故的進去打攪，想起了圖書館，跑了很多的路去一看，「在已改作湘桂路局的測繪室了，想回汽車去，不巧汽車門已經鎖上，鎖匙由陳技術員帶走了。」「無立足之地」這句話，正形容了我們當時的情況。在縣政府門口站一下，在老百姓簷下蹲一回，望望不停地下着的雨，這樣地消磨了半天工夫，反正明天就開車的，就是這樣忍下吧，天氣很冷，到傍晚，因為昨晚有了經驗，覺得睡汽

車暖得多了，於是很早吃過了「晚餐」，向陳技術員要了鑰匙，及早地想回汽車去休息，但是又是意外，從交通處傳來一個消息，說汽車的點交在手續上發生了問題，要打電話到××總部去請示，所以明天汽車又不開了！我們啞然，茫然，但是還有什麼辦法呢？除出在這「無立足之地」的小城市裏老等之外。

爲着無聊，和平一兩個在汽車中談到了更深，我們開玩笑似的相互地叫做難友，這好不容易地過了的一天，和正等待着我們的明日，在我們，也可以算「落難」了。

假使沒有這批印刷品，到公路上去搭卡車並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元昭走了之後，保管這一批印刷品的責任便不容辭的加在我們身上了，第二天一早，洗臉和盥口的可能都沒有，把雨水積在手掌裏，望臉上一擦，再用手帕揩乾，這樣也覺得舒服了。天停了雨，但還陰森得可怕，我們一早到公路上去等車。到十二點，元昭交涉了兩三輛卡車才來，其中兩輛已經裝滿，於是我們就幫着他，把寄存在屋簷下的印刷品裝上其他的一輛車，這些書的木箱，在鎮南關的時候已經破了，現在一本本散着，把它胡亂的堆在車上，沿途的散失是可以料到的，於是我們決定了重新經過一次整理，但是。在憑祥，要找一只木箱是困難的，那麼怎樣辦呢？辦法意外的想到了，湘桂鐵路的路基已經完全造好，現在所差的祇是造橋和鋪軌，我們看見許多洋灰桶，便想出了到造橋的地

方去買洋灰桶來裝書的辦法。

我們走了兩里路，才在公路的側近找到了一處湘桂路橋樑的監工所，在這兒有百十個工人在工作，男的女的都有，這條貫通西南的大動脈，因為廣西當局的努力，和民工動員的成功，現在已經有十分之九完成了，我們找到了監工，說明來意，表示願意出價錢買他們用過的空桶：

「那不行！」他拒絕我們，「這是國家的東西，我們不能出賣。」

這句話引得我們重新觀察了一下這個對象，矮矮的身體，藍色短衫外面加罩了一件破舊的工服，高顴骨，厚嘴唇，十足的農民容貌，但是從工人對他的態度上看，對於築路工事，似乎已經是一位專門家了。

直到我們說明了自己的身分和要這些桶的用途之後，他才答應了我們的請求，

「既然是公家用，那你拿去就是了，」他很快地說：「不過你得個收條給我，我們這里凡是公家的東西，是一絲一毫也不能動的，儘管這些空桶沒有用處。」

我們在這位無名的英雄前面低頭！那姓謝的給我們的不愉快的感覺，在這位監工前面早就嘗試盡了！抗戰產生了新的英雄，抗戰鍛鍊了新的性格，幾年之前，誰能想到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事理而守法紀的監工？可是現在，最實質的，最沒有虛飾的抗戰建國工作，是由這種新性格的人們

担負着了。

把散了的書裝了三洋灰桶，其餘的祇能散裝在卡車上了，我們雇了人快，將寄在屋簷下的書箱抬到車上去，第一次我們大意了一點，不會有人監督，一大堆「暴行實錄」立刻給街上的一大羣野孩子「掠奪」去了，孩子看見了畫冊，當然是歡喜的。

「睇公仔哪！」口口聲聲地喊。

小小的憑藉市上捲起了一陣風波，從四週的小屋子裏，無數的小孩子鑽出來了，把這種精印的宣傳品送給不識字的孩子，無論如何總覺得太浪費吧，我們用盡一切方法來防止這些孩子的「掠奪」，但是，我們人太少了，一個人站在車上，一個人看住堆書的地方，一個人押着人夫搬運，這樣，對於應集了幾百的孩子，還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孩子們起哄了，你看住左邊，右邊的哄叫起來，回頭看住右邊，左邊十幾只小手伸過來了，勸說，沒有用，威嚇，他們向着你傻笑，請路旁的大人們來管束，那些大人嘴裏雖則不說，看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們也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够得到一本他們自己要看的東西！天哪，四週都是孩子，憑祥爲什麼會有這許多孩子呢？這現象對於我們民族的蕃衍，我們當然十二分的慶幸，但是對於當前的工作，實在是覺得太可怕了。

到傍晚，才將萬多本書裝完，因爲上午和陳謝兩位有了一些爭執，事情雖解決了，但是心甚

上總還留着一些不快，加上十輛車究竟什麼時候北開，還沒有準期，所以我們決定了也搭這三輛卡車先走，冬天的黃昏來得很快，六點多已經要上燈了，我們揩了揩汗，到趙處長那兒去辭行，可是事出意外，他手裏捏着電報，和我們說：

「車準定開了，明天一早。」

這正像變幻不常的天氣，陳技術員也像過去的一切都忘記了，他也勸我們不必換車，大家一起同走，更使我們意外的是他最後還說：

「我還有一件事情和你們商量，到了桂林之後，你們的宣傳品請給我們若干本，因為我們部隊裏的弟兄們要看。」

陳技術員，在我們看來始終覺得是個「奇人」，他年紀還青，有了清華畢業的資格，而現在，却肯混在不爲一般人知道的最刻苦的隊伍裏面，這一點是我們對他表示好感和敬重的基礎，從他舉止容貌觀察，他的家世一定是相當富裕的，而現在，他居然過這種一般知識分子所不能想像的生活，我們有幾次一起在小攤上用膳，有一次還看見他在一所露天的剃頭担上剃頭，這一切，別說貴族學校的清華，就是任何大學的學生，恐怕都不能隨便地做到吧，可是他卻泰然地毫無怨色地做了，我們對於他的這種精神，表示了感嘆，但是完全相反，在英雄一面，對於他的這種精神

務雖憑一時喜怒，甚至於和過去軍人一樣地動輒用武，用國家給他的武器來威脅平民，這也未始沒有使我們震撼的地方。我們想，這也許是他性格上原故吧。

司機們一路上和我們發生了友情，聽見我們要走，也過來說：

「小汽車快得多了！不爭這一晚，明天一起走吧。」

終於，押卡車走的是元昭一個。這晚上停了雨，我們八點鐘就回汽車，坐到黎明，再在憑祥聽了一次早操的軍號；再在憑祥以虔敬的感情凝視了一回在冷寂的朝霧中默默地操練着的新廣西的軍隊。我突然想到，這些操練着的艦禮的人，也正是這個小小的邊城的象徵，外表，是艦禮的，比不上租界或者殖民地的城市，但是在內心，却是如何的洋溢着新中國的新氣象啊。

我以懊喪和焦躁的心情在憑祥住了兩日，但是我却以虔敬和祝福的心情離別了這遼遠的也許一生涯中祇會經過一次的邊城。

八，南寧

一月五日，從海防出發後的第五天

天依舊下着細雨，但是我們的心却是很明朗了。

八點半離憑祥，向東北行不多久，公路就分了支，一路向北經那堪到龍州，一路向東經明江至南甯。將要造成的湘桂路南下線在南甯和公路分支，到憑祥重新合致。鐵路經過的地點是崇善，雷平，龍州，公路經過的是綏豫，明江，明甯，因此在鐵路完成之前，由公路經鎮南關赴越南的旅客，爲了要到龍州法領事署去簽照，到了憑祥之後非再坐三小時的汽車到龍州去不可。

過憑祥，這一帶又都是平地了，汽車在坦坦的平原上走着，公路兩側很荒涼，這充分地還留着墾殖的餘地，開發西南，是現階段最緊迫的工作，我們希望局促在上海香港的有遠見的資產家們趕快到內地來，担負起國家民族期待着我們的任務。

這廣坦的荒原使我想起了我們從廣州退却時在柳江船上邂逅的一個旅伴，她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女子，本來和她一同在上海經營商業，可是上海淪陷之後，她們便決定了到廣西腹地來墾荒了，她單身一個帶了幾千塊錢的資本，預備在柳州區的融縣一帶，去開闢他們的新的天地，有這樣壯圖的青年知識份子，在抗戰之前也是很難想像的吧，可是覺悟了五年十年的長期抗戰和認識了我們今後復興根據地是西南之後，這種新的勇士們便會陸續地在我們眼前出現了，我們要有更多更多的勇士，我描想了不久將來會在廣漠的西南大地上大規模地展開的拓殖的圖畫。

十一時抵明江，那是一個相當繁榮的城市，用了午膳，繼續東行，二時半抵綏遠，天老是和我們爲難似的又是一陣驟雨，幸喜這一帶公路特別平滑，所以車行並沒有任何阻礙，四時半，南甯已經在望了，可是在渡口竟累我們等了一個鐘頭。

五年前的舊省會到了，這地方也會經過了敵機的轟炸，但是很繁榮，人們的表情也很鎮靜，燈火輝煌，影戲院菜館都很熱鬧，從海防出發之後，在我們旅途上這是一個最大的都市，我們孩子一般愉快地走遍了雨後的街道，爲着醫治連日的疲勞，奢侈一下，在樂羣社租了房間，洗淨了一週來的風塵，伸直了身體，享受了一夜的酣睡。

九，空襲在我們後面

預定是上午六點從南甯出發的，可是到了八點半才開車。南甯——賓陽——遷江這一段，公路和湘桂路會合在一起，我們一會兒在鐵路線之左，一會兒又在鐵路線之右，鐵路像一顆直的樹，那麼公路就像纏在這株樹上的藤了。我們從左從右地飽看了這樁偉大的工程，這一段，現在也在建築橋梁，把枕木和鐵軌一敷上，就可以通車了。

十二時左右到賓陽，一整列的汽車已經開到賓陽市集的路口了，可是突然，前面的幾輛以可怕的速度，打回頭望鄉下去了，爲什麼？走錯了路？正在疑惑的時候，路旁的人也已經很快地在躲避了，很明白，是警報。

我們把十輛汽車散開，掩蔽在大樹下，公路上避警報的汽車還是很多，防空部隊一班班地帶着機關槍，跑步地到郊外的陣地去了，靜得使人感到異樣，但是沒有機聲，等了一小時，警報解除，我們到賓陽午飯。

從汽車站得到消息，說炸了甯甯，甯甯很早就有警報，大概在我們離開之後，不久地，空襲老是在我們後面！

照路程，從甯甯到柳州是一天可以到達的，可是下午四時到了大塘，說又要在這兒宿夜了。大塘是一個小村子，但是在公路線上它却是到貴陽和到桂林的分歧的地方，上次我們從桂林到廣州灣的時候，曾在這地方逗留過兩個鐘頭，這兒找不到住的地方，命運註定了又得在汽車中過夜了。

誰也夢想不到吧，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寒村裏面，會看見這許多年青的知識份子。我們看見了「交通大學招待處在××街××號」的招貼，說起交通大學，立刻會引起一個規模偉大，建築宏

「這不是想說如何也不該和這些人在一起嗎？」我現在已經聽得他發了狂。了，我們低了頭，側了身，走進了一條不像「街」的小弄，「大學」的「招待所」到了，這是一間小茅屋，門口散亂地堆着一些家具，進門的地方，就是一張破床，上面張着一個釘重疊的黝黝的破帳，招待所，就是這樣了，在徐家匯時代，假使大學門口有這樣一家小店，我猜想那時候的大學生是誰也不會去光顧吧，可是現在走了幾千里，他們居然能夠滿足於以這樣的屋子作爲他們的「招待所」了，誰說中國的大學生不能刻苦，誰說我們的節約建國運動不能成功？

我們在南甯曾經遇見過從百色徒步到雲南去的同濟大學學生，在同登曾經見過由廣東經龍州到雲南去的中山大學的生員，對於他們展轉遷校的是非，暫時不說，我覺得爲着繼續學業，能使這成千的平時在大都會裏住慣了的大學生們跋山涉水，忍受一切物質上的苦痛，而到平時想像不到的遠方去的這一件事實，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了。

照舊樣蜷曲了身體在汽車中坐了一晚，第二天天未亮起來，我們以爲今天總可以到達桂林了。可是在小灘上買水盥洗的時候，一個司機說：

「今天到柳州，過一夜，明天到桂林。」

「什麼，今天到柳州？大塘到柳州不祇有五十九公里嗎？」

「誰知道，一天走五十九公里到新記錄呢！」一個機匠笑了。

陳技術員不見人，天晴了，太陽晒在浸透了雨水的大地上蒸得使人頭暈，八點，九點，十點，還沒有開車的消息，連司機們也等得抱怨了。

「媽的，等什麼？」

「等警報！」另一個帶着不懷好意的笑說。

「可不是，天晴了，敵機一定會來的，這十輛新車目標又是這麼大。」

「絲絲擦了一條痕跡就發狠，在這還沒有掩蔽的地方等警報就沒有話了。」一個一路上最同情我們的司機說。

十二點了，還是不走，我們倒反而不焦燥了，反正要在柳州過夜，五十九公里是二小時就可以到達的了。我們在濛濛地發出水氣的村落間散了一回步，到汽車站去看了一回，來往的旅客，化一毛錢泡了一壺熱茶，買了十個銅子油煎糯米餅，在露天野餐了一頓。

從桂林，從柳州，從賓陽，一車車地往貴陽重慶去的旅客多極了，汽車大都在這兒停一停車，於是車上的男男女女女性急地跑上來，伸伸腰，捶捶背，買水果，囤貯糧，女人們拍着灰土，哄着孩子，亂得不可開交，每個人的眼睛都帶着睡意，每個人的表情都堆着疲勞，尤其是平時裝扮

們了的女人們，穿着擁腫的棉衣，有的穿了這人發笑的男人衣服，戴着防灰的頭繩便帽，顯露了被鉛粉刮黃了面臉，在這種場合，平時的一切虛飾，顧慮，一切都掃淨了。

路旁牆上，寫着一幅很大的標語：

「到後方去，更要努力工作啊！」……軍委會政治部孩子劇團鞠躬。

「鞠躬」這兩個字用在標語上，趣極了。

正在悠然的時候，一陣引擎聲音，一列汽車蜿蜒地開出來了，我們以為出發往柳州了，趕快上了車，那知離大塘不多一段路，汽車零落地躲進樹蔭裏去了，一問，果然又是警報。

我們依舊是悠然，在溫暖的樹蔭下午睡了一聽午覺。醒來，警報解除了，依舊回到大塘，下午二時開車，一路無事，四時前一刻到了柳州。

這個廣西最清麗的城市依舊是那樣的惹人憐愛。柳州，我已經到過第三次了，我還是歡喜那清澄澈底的柳江。過去從江之南到江之北要用渡船的，現在已經搭了浮橋，過橋的時候，丟三個銅子就可以了。汽車站附近，敵機投了許多彈，把車站辦公室對面的一排房屋都炸毀了。

找了旅店，知道了敵機到了賓陽，空襲依舊在我們後面。

天很晴朗，時候還早，雷平一兄第一次到柳州，我們約好了去遊公園，在柳州的衣冠塚，宜

外地遇見了在廣州同出來，在佛山空襲中分了手的上海八一三歌詠隊的朋友們，在空襲中分手，在空襲中再見，大家覺得更親熱了，他們從西江到柳州，在這兒做了一個多月工作，現在正在發動柳州書業界的義賣，從他們的談話裏，知道了和我先後從桂林出發到北江去的陸詒，葉厥孫兩位也在柳州，我們約好了的時刻，忽忽地回去，正在一家書店門口徘徊的時候，一只有力的手在我肩上一拍，大聲地哄笑起來，這不是陸詒還是那個。

他們一行四衆……陸詒，任重，葉厥孫，高詠，也要回桂林去，但是找不到車，正要到民團指揮部去想辦法，我們相遇得巧極了，我們不是有十輛車嗎？我們約好了明天一早在旅館會齊，去和陳技術員交涉，他屢次說，祇要不擦壞車墊，坐人是沒有問題的，那麼對於他們這四個不帶行李的人總該不會拒絕的了。

在旅店裏談到了更深，許多當地的朋友們知道我們來了，也趕到旅館裏來，我們從陸詒那兒聽了廣東的情況，他們從我們口裏知道了香港的情形，熄燈的時候，大家走了，正要就寢，又有一位來客來打門了，那是不久之前才從桂林來柳州的藍白劇團的談星，他問了許多香港的情況，也講了許多本地工作上的情形，直到臨走，他摸出一張報來，笑着遞給我：

「你看見過嗎？你們的報已經復刊了！」

這正是一月十日復刊號的「救亡日報」，我驚喜了，得到朋友們的支援，經過社友們的獻身的努力，這小小的報紙終於又在轟炸中出版了，我讀遍了每一個字，我從每一個字里看出了一切支持這刊物的朋友的熱意和艱辛。興奮使我一夜不能入睡，我睜着眼睛直等到天明。

十，歸程

五點，天還未黎明，陸浩孫一行已經來了，我們先把行李搬上車去，司機們還睡着呢，在冷水一般的清晨空氣中，一直到七點，汽車才開始作出發的準備，陸浩孫拿出名片去和陳技術員交涉，很快地答應了，八點開車，十二點到荔浦，用了午膳，因為昨晚一夜的失眠，一上車就睡着了，醒來，陽朔的奇山，已經大半過去了，渡過相思江，桂林已經在望了，但是在離城十公里的地方，爲着修飾撞壞了的葉板子，又停了一點半鐘，這在歸心如箭的我，也算是一樁小小受難，四點鐘進南門，穿過新炸毀的廢墟，一排汽車停在一個大炸彈坑旁邊，「長途」就是這樣結束了。

這一次的旅程是這樣的：

一月四日——由海防至北甯

五日——北甯至同登

六日——同登至憑祥

七日——憑祥

八日——憑祥

九日——憑祥至南甯

十日——南甯至大塘

十一日——大塘至柳州

十二日——柳州至桂林

我於十二月四日離桂林，十二日抵香港，這次又是一月四日離海防，十二日抵桂林，也算是
一個巧合。

粵北的春天

廣州退出的時候，總以為在一個不很短的時期之內，再沒有福分享受南國的春天了，這次在凍雨中離開桂林，明知道目的是在廣東，可是到現在竟有點責難自己的鈍感，車過樂昌之前，還不會預想到安排妥貼地等待着我的已經是一幅酣飽的春光了。過湘粵邊境，節季跳躍，節季感混亂了。計時日正是農曆的急景凋年，可是這地方已經有黃得耀眼的遍地的油菜花，漫山遍野的灼紅的桃林，和碎雲一般一塊塊地點綴在村落間的白李花了！我慶幸着多過一度春天，以一種倖得了一些什麼似的心境，到達了粵北重鎮的韶關。

田野抑捺不住盎然的生氣，而城市却被轟炸得太慘澹了。自從前年八月三十一日敵機第一次襲擊韶關以來，到去年十二月止，在粵北十三縣的區域之內，有過五百八十次的空襲，來過四千九百〇一架的飛機，投過六千九百八十九顆的炸彈，毀了二千六百五十六間的民房，死傷了一千

五百八十一個的平民，可是他們用這些代價所換的，却祇是永也消不了的敵愾，和永也解不開的仇恨罷了！

憔悴的廣東人，却在敵愾中生活着……

在廣州棄守的時候，韶關是經歷過一次暫時的混亂的，但是自從在南潯線，在長江南岸作戰的廣東健兒回到了廣東，張向華將軍兼任了代司令長官之後，局面很快地就穩定了。現在韶關出現了一種使人不很容易相信的繁榮，粵漢路照舊按時地通着車，最近韶汕公路也通車了，物資豐富，物價也比內地的城市便宜得多了。

我在韶關的一條小船上度了舊曆的除夕，在翁源附近一個村莊的牛欄裏過了新年。這牛欄現在已經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機關的辦公處了。北江的老百姓已經除去了一兩個月以前的驚悸，小小的準備了一些年餅，準備了一些酒肉，愉快地在他們的鄉土上慶祝着戰時的新年。元旦的晚上，我在一所廟宇裏參加了余漢謀將軍的簡素的晚餐，當然，將領們心裏，是有着說不出的感慨的，他們不想掩飾對於廣州失守的自疚，但是在那晚上，他們心理上却再沒有對於戰局前途的陰影了。

• 頰頰白髮的葉麟將軍舉起杯來，要大家痛快他乾杯，說：「讓我們比賽，今年看那一個先打進

國軍經過了艱苦的鬥爭，已經恢復了他過去的精神，他們咬着牙關，在準備着新的戰鬥，將領們不多講話，但是從字間，他們企圖從敵人索取名譽的賠償，這決心是了然可見的。翁源附近的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有一千多個青年團軍官受着嚴格的訓練，這些就是我們反攻部隊的中堅。

是的，將士們對於敵人的觀感，這兩個月來已經有了顯著的改變了，廣州失守的時候，有些在省內的部隊還不明白敵人的實情，新敗之餘，精神上的沮喪是不免的，有一位新從前線歸來的政訓工作者沉痛地對我們說：

「那一那！我們真就心啊，看情形簡直是潰敗了，你知道廣東人是熱情有餘而韌性不足的，當時廣州退下來，接着就知道武漢的失守，中下級軍官的苦悶，是隨處都可以看出了，我們用盡了一切手段來和這種沮喪氣分作戰，但是天可憐的用什么話去說服他們呢？」

「永也不能忘記的，當我們部隊轉到琵琶江口的時候從一個朋友手裏得到了一本『論新階段』，我當作平常的小冊子一般的看了，但是看完了之後，這對我們——和對於我們部隊是一種如何偉大的力量啊！我驚喜了，我像得了啓示一般的講給遇見的每一個人，每個軍官，每一個士兵，這精神上的補助搭救了我們！」

「經過了幾次戰鬥，敵人的力量就漸漸地給我們知道了，有一次，我們有一班人去夜襲一個敵人的據點，我們在黑暗中碰了一個敵人的步哨，幾個人扭打起來，敵人開了槍，村子裏的敵兵都驚醒了，照理，這夜襲成功的希望已經很少了，可是當我們把手榴彈扔進去的時候，村子裏的鬼子有很多號哭起來，這號哭聲壯了我們的胆，我們就不計自己力量衝進去了！」

「敵人的士氣，被我們看破了，所以現在沒有一個兵再怕日本兵，每個兵都有了我們可以打勝他的信心。」

「前線，現在很沉寂，敵人深溝堅壘，企圖保持已經佔領了的地方，我們想盡了一切方法去誘他出來，但都沒有成功，但是，現在我們出擊部隊，都還以×為單位的小部隊，等力量對比漸漸的變化了之後，我們的出擊單位擴大到一個團一個旅，那時候決勝負的時期就到了。」

從翁源回到韶關，田野間的桃花李花已經謝了，但是在這被叫做「小廣州」的城市，却出現了另一種的「桃李芬芳」！韶關集中了近千個從戰線和後方為服務歸來的青年，——那就是廣州淪陷前後由戰區動員委員會編送到各村去做民衆工作的「戰時工作隊」了。爲了動員委員會結束，他們召集到韶關來從新編制，韶關變成一個青年的都市了！滿街上都是些被南國的太陽映紅了顏面的壯健的青年，歌聲，歡笑，豔麗的衣服，灼亮的眼睛，勝利的心情！

廣州失陷當時的一切都使人傷心，但是祇有這一件，却使人太振奮了，這，就是職員委員會在不到一星期的短時期之內，編隊和送出了近兩千的青年，大多數都是對於戰時民衆動員之工作沒有經驗的學生，市民，工友，但是他們毫不顧慮地，五個一組二十個一隊地分散到真真的民間去了，在三個月間，他們幫助了軍民合作，組織了民衆武裝，普遍地展開了民衆自衛的組織，廣東一年來要做而不會做的民衆基礎工作，他們却在短時期之內愉快地做到了，廣東局面的能够很快地鎮定下來這近兩千的青年的功績是不會被人忘記的。

近千個被召集了的青年填滿了不很大的韶州。廣東最高軍事領袖張向華將軍，是以治軍嚴肅出名的，他部下有一個服裝不整，就會遭遇到嚴重的指斥，但是現在，他坐鎮的韶關，却被服裝不整的「青年軍隊」所擠滿了，男的，女的，軍服的，便裝的，短的軍褲，長的大衣，雜色的襯衫，各種各樣的證章和軍服，當然，外表上沒法子統一，而他們近千個青年人的心，却整齊而又向着一個方向的。廣州失守之前的那一晚，他們在黑夜中離開了省城，從此之後，家人姊妹分離了，朋友愛人失掉了，爲着通信的阻隔，互相間都不知道對方的生死和存亡，可是現在，趁着再編制的機會，大家又在這新的省會見面了，在街頭展開了無數組的悲喜交加的場面。

「我們在新街口險些被炸死了！」

「別誇口，我們在夜間那次才被炸得利害呢。被炸了兩點鐘，這是條片的傷痕。」

「啊，阿陳，你還沒有死嗎？我老爲你耽心，你這身體……」

「什麼話，問大家，一隊人裏面我老是跑在最前面的。」

蒼白的紅潤了，瘦弱的強健了，憂鬱的豪放了，戰爭改造了他們，工作訓練了他們。

在廣州住過久一點的人，總該知道「藝協劇團」里的姓陳的那七個兄弟姊妹吧！這一次，這七個同胞在一晚上分散了，從二十四歲的哥哥，到九歲的妹妹，有的參加了軍隊的政訓工作，有的參加了戰時工作隊，有的到了西江南路，有的走遍了北江，而這一次，真是夢想不到，一個也不少地在曲江見面了，那感激，那歡喜，是可以想像的了，我看見了那最小的妹妹替姊姊背着小小的行李，整齊地穿着軍服的哥哥扶着害了病的妹妹，帶說帶笑地到河西病院去的情景，禁不住要流淚了！

「你們的家庭呢？」

「媽媽在廣西，爸爸的消息到現在還不明白。」

對啊，正像張同華將軍在紀念週上所說的一樣，「現在有千千萬萬的家在等着救助，那能單顧到自己的家呢？」敵人在這次侵略戰爭中編造了無數的「陣中電話」，「發發發發」，「聽聽聽聽」

件虛實地可以和這現實的佳話和美談相比擬嗎？

廣東的三月，已經是殘春了，油綠的樹葉子暢茂得使外來人看見了就會伸一伸在冬期壓縮慣了的身體，這幾天，連續地下着使人感到潤澤的雨，一星期沒有空襲，在戰地住慣了的人們倒覺得有點異樣了。

三九，三。

廣州灣通訊

××諸兄：

我們以三十六小時的最大速度，完成了從桂林到赤坎的旅程；三日上午八時桂林出發，下午七時至賓陽，四日七時出發，十時抵貴縣，三時抵鬱林，下午六時就到了遂溪的寸金橋（廣州灣）。
車過貴縣，風物和氣候都變化了，我們脫下了桂林的冬衣，還覺得太陽的煥暖，重新看見了南國特有的葱鬱的樹木，鮮艷的紅花，我又想起了殷勤地居停了我們近一年的廣東。過石角，受了省境的檢查，我們又回到廣東了。

在傍晚到了赤坎，外來汽車是不能入法租界的，步行五分鐘就到了廣州灣。這地方不如我們想像的大，人口也不像我們想像的稠密，這祇是一個比較整潔的海港，沒有柏油路，也沒有寬闊的街道，除出路名牌上有法國字之外，人們不會感覺到這是一「租界」。

立刻去打聽船期，知道了五日本來有一條船開香港，但是爲了這條船上裝的貨物不準在廣州灣上岸，折回海口去了，所以要等四天，於九號下午開船。

廣州灣於上月底宣佈了禁止軍用品入口，連運輸用的卡車也不准入口，甚至於外國人士捐給我們的救護車也不能例外，在桂林聽說已經解了禁，但是到此地統統知道了解禁的祇是小汽車一項。

我凝望着飄展着的三色旗，不禁想起了西班牙！民主的西班牙，是在同樣的封鎖手段下面被窒死的，我們不是西班牙，我們也決不會被沾污了血的手窒死，但，我不能不爲這光輝的三色旗而慨嘆！

廣州灣說是法租界，但是街上看不到一個法國人，外國人也絕然僅有，據當地的人們說，廣州灣祇有五個法國人！可是誰能設想這五個法國人竟能「統治」了整個海口，而禁阻了一切援助中國抗戰的物質的輸入！

此地的通用貨幣非常複雜，有香港紙，西貢紙，大洋票，廣東紙，白銀等等。貨幣的單位是「白銀」就是過去廣東省造的雙毫角幣，各種貨幣一律通用，但要折合「白銀」計算，即港紙一元值白銀一元四角五，西貢紙值一元四角，大洋紙值八角，廣東紙值六角，墨西哥銀幣值一元

一兩七之幾。因爲貨幣單位是變遷，所以折合起來物價也就比香港更便宜了。

敵犯華南之後，廣州灣這冷落的海口突然的興盛起來，但是到今天爲止，這地方還過着太平日子，因爲是租界，所以表面上沒有任何的救亡活動的可能，沒有罷市，也沒有報，市面也還過濫着用「歐幣」的紙幣。當然，這並不是說這地方的人不愛國，當時也舉行過「獻金」，也經常徵募着難民捐款，但是不能有甚麼的組織，不能有計劃的推動，於是這重要的海口便被遠拋留在客觀情勢的後面了。

連新近開設的商務印書館在內，全市我祇看見三家書店，出售的書籍也和目前的情勢離得很遠，最使我覺得異樣的是全市找不出一份與抗戰有關的雜誌。

報紙有在遂溪出版的「南路日報」，每天一小張半，老五號印，編輯印刷都很有錯，還有半張副刊，態度很嚴肅，在這地方有這樣的一份報紙，也已經很難能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在梅蒸出版的「南聲日報」，但是銷數不多。在平時，大部分人都喜欢看香港報的。

煙賭娼三者都公開營業，賭場的顧客出於意外的多，下注的數目也意外的多，煙館也不少，「皇家熟膏，燈局常便」的對聯，隨處都可以看到。這，才使我真實地感到了這是一「世外」的租界！

清晨憑窗一望，在翠綠的影樹下面，一羣形容枯槁的同胞在修馬路，他們和牛一樣地抱着沉重的碾地機，頸上套着一個大鐵環，碾地機的本槩在這個環上，兩腳之間套着一雙粗大的鐵鏈！據說，這是在服苦役的犯人！後面，兩個安南巡捕荷着上了膛刀的槍押着，這是殖民地，這是我眼睜發熱的情景。

在此還有兩天就攔，其餘的到了香港再寫吧。

一九三九·十二·

上海見聞別記

望着那受了委曲似的沉默地流着的黃浦江的濁水，過吳淞，商船履號已經駛近虹口了。船上的人們屏住了氣息。

「建設東亞新秩序」，「反共滅黨，實行王道政治，恢復東洋道德。」藍地白字的牆壁標語使那些提着整好了的行李而準備上岸的人們更沉默了。

一只渡輪鎮重地發着帶回聲的汽笛，從大輪前面橫過去了。

「啊，那不是浦江渡輪嗎？」一個女客像遇見了曾經相識的友人似的獨語。——但是，她的名字已經換了：「江蘇丸」！三等艙疏疏地有幾十個短衣的搭客，頭等艙却寂寞地空着。高橋，東港，在往年這已經是海水浴和納涼的時候了。

楊樹浦路，提籃橋，馬路上像深夜似的沒有行人，但是碼頭上，成羣的苦力正在忙迫地搬運

株草。抗戰開始以來，我第一次看到了自由地行動着的敵國的兵士了！（沒有行動自由的那些鬥敗了的公鷄似的俘虜，那是已經看過好多次了）赤裸了上身，他們正在破舊的運輸艦上工作，M號靜靜地從他們艦旁滑過，我聽見了他們猥褻的笑聲，望着船舷上的那些盛裝的女客，其中一個發出了原始的喊聲，做了一個使人生氣的鬼臉，猴子似的爬上船棧去了。

沒有人敢正視他們一眼，甲板上連悄語也沒有了。

船在公和祥碼頭傍了岸，幾個白俄上岸去了，把大小的行李搬上甲板，等待着送我們到江海關碼頭去的小艇。

「那高房子是什麼？掛着五色旂的？」一個船客在問。

「那就是百老匯大樓吧。」

我又把眼光移到了江海關的屋頂。沒有國旗，也沒有偽旗，旗桿空豎着，而那一天，五月五日，却是一個工部局「特許」了的，可以掛旗的日子。

x

x

x

「孤島」上泛濫着人。四百萬，四百五十萬，不，已經超過五百萬了，人們以萬爲單位估測

着。

傍晚，在南京路石路一帶鬧市，走路是如何的一件困難的事啊。擠着，擁着，推着，挑担的，小販狡猾地在喊：「滾水！滾水！」但是這欺騙也不起實質的作用了。

「開個棧房談談吧」，這句話上海已經不存在了，旅館裏早已「塞足」了人。租屋子更不是容易的事情，價錢的高低，是第一義，第一還是有沒有問題。大房東拚命地在新建，在翻造，但是對於這成千成萬的外來者還是無法可以供應的，「明年一月竣工」的住宅，早已經租竣了。上海出現了新的行業，下面的廣告就是一個例子。

「二房東注意：本公司代客設計改造房間，搭造擱樓，三層擱，晒台，並代向工部局領取拆造執照，穩捷可靠。……正義打樣公司。」

「君感上海居大不易乎？——本社代客領取通行證，虹口，關北，或嘉京蘇，到處通行，快捷便利，當日可取，並代購船位車票，手續一律免費。……××旅行社。」

人還是擠滿了上海的街。硬着頭皮回到家鄉去看一看，可是不多幾時，又帶了本來剩留在鄉下的老小到上海來了。在上海的時候抱怨似的說擠死在上海不如回到鄉下去，但是到了鄉下却又說在這兒受氣不如擠死在上海了。

屋子裏擠滿了人，街上擠滿了人，旅館裏擠滿了人，於是會朋友，談生意，便被逼着祇能到

茶館和酒樓去了，上海添出了無數的小吃店，和新式的茶樓，公園呢？有一次我會提議去看一看看顧家宅，但是朋友們的回答却是：「擠熱鬧，有什麼意思？」

×

譯

×

晚上，霓虹燈更美麗了。十二點半戒嚴並不影響到影戲院和舞場的生意。星期六，星期日，那是特許的『通宵』。第一流電影院的座價提高了。起碼是七角，但這不並會發生除出增加收入之外的任何影響。片子好一點，便是『隆重獻映』，座價提高到最高二元五，但是常看電影的朋友和我說：『凡是『隆重獻映』的影片，總是買不着票的。』

大大小小的舞場都擠滿了人，舞場也是接洽買賣和談話的地方啊。二十一步，和似乎還不會學會的『搖曳』。葡萄牙混血兒的音樂師唱着俚俗的中國調子的歌，濃化粧也掩飾不了老態的外籍舞女懈怠地跳着半裸體的舞。洋琴鬼站在台上大聲的對舞客宣佈：

『張××先生要求，再來一次『攪七念三』！請大家起舞。』

上海話「攪七念三」譯成國語有點類似「胡調」，啊，上海真有這許多胡調的人嗎？爵士也好，搖曳也好，在美國，有的是興奮，年青，稚氣，野蠻，和愉快，而在這地方，我感到的却祇是殖民地性的頹廢，自暴自棄，「吃豆腐」，和猴子似的模仿而已。

恩園路，到兆豐公園去的那一條幽靜的柏油路，現在也被人叫做「歹土」了。近公園，有一個極大的賭場，「好萊塢樂園」，是他的名字，搖錢，輪盤，牌九，和附屬的鴉片，紅丸，和白酒。一切氣派，比以前福照路的一八一號大得多，輪盤因爲人多盤少，二層三層樓上的賭客也和澳門廣州灣的賭場一般的用小籃子吊下錢鈔來下注了。這是「王道樂土」的「一個例」，歹土，歹人，歹事，傀儡和他們的爪牙，是靠這財源來做歹事的。

x

x

x

但是——

——上海怎樣？你看。

——噫。

——有什麼感想嗎？

——對於新聞的感覺似乎變冷淡了。

——從何看起？

——賣報老槍的喊聲不像以前那麼的急促，報攤和報販的數量也減少了。

——可是報紙的發行數不見得減少啊。

——那麼你以爲——

——上海人比以前沉着了，沉潛的想和實際的時代替了焦燥的喊了。基礎已經從少數人移行到以前老不關心國事的大多數人身上去了，你看了五月五號的國旗嗎？

——看了，五月九日南京路上的「小糾紛」也看見了。

——那連接被除下三次而又接連掛上三次的好漢却是一個煙紙店的所有者啊，

——人心沒有死——

——豈止沒有死，爛鐵打成鋼了。

——但是，不幸地我却多看了一些從新的鋼上打散出來的銹塊了。

三九，五。

走險記

——世亂遭飄蕩 生還偶然遂。

——杜甫

自從香港改用了東京標準時間之後，天亮得格外慢了，上午六點，天上還沒有一點微光。S兄的老太為着送她唯一的愛子遠行，大約於整夜不曾入睡吧，四點半鐘，就給我們準備了早飯，打好了每人可以自己背負的行囊，換上了臨時收買來的粗布短服，再把準備最惡場合使用的一大票子「夾在紗布裏面，用橡皮膏黏在腳底中央，然後相互的發出苦笑，誰也沒有話講，呆坐着等待天明。

（用這種方法夾帶紙幣，還是S夫人的發明。從香港經長洲大澳到澳門，除出日寇的搜查劫

奪之外，更大的危險還是海盜的「洗劫」，而這一帶的海盜懂得了出門人把紙幣縫在衣服裏的訣巧，所以除出行李財物之外，照例會擄給你一套他們早已準備了的衣服，而將你全身衣服——從內衣到鞋襪完全地剝去。因此用橡皮管緊繫在腳心，是一種比較的安全的方法。）

本來是約好了七點鐘在西環的一個最冷僻的碼頭集合的，可是六點半天還黑得在午夜一樣，我們住的屋子對面正是一所日本兵房，所以四五個人在天未明的時候出街又似乎不大妥當，時間走得很快，而天却亮得很慢，每個人都感到了自己心臟的跳動，離集合時間祇有二十分了，東方才現出了隱隱的微光，我們輕輕地走下樓，一個跟着一個，沿着牆，不管黑暗高低地疾走。從德輔道繞出西環，路上才遇見了行人，拿着棍棒和鐵尺的街坊自衛團員懶洋洋地坐在路旁打盹，打算偷渡到九龍去的人却已經磨集在海邊等候機會了。

到碼頭的時候，船還沒有到，負責聯絡的人認為一大羣人等候在碼頭上不方便，把我們帶到一家「魚欄」的樓上，準備同乘這一條船的「難友」們陸續地會合了，二十一個人和三四十件行李擠滿了這層縫裏也會發出魚腥來的屋子，大部分是戰爭開始以來不曾見過面的朋友，道着平安。講着戰爭時期的險難，告訴別人自己的假名和職業，和相互的調笑着「化妝」了之後的形相。漂亮的小姐變成了襤褸的乞婆，一位著名瀟灑的名演員今日扮成了一顆淪陷後的香港最橫行的「

「不，這是紗的。」

「紗的也太那個了一點。」

可是，另一面，一對夫婦開始爭執了，

「誰人家，我叫你擦點煤，你偏不，還來得及。塗上了。」

「現在那兒有煤煤？」女人後悔似的說。

男的很快把吸著的香煙在桌上擦熄，指著煙灰；

「煙灰也好。擦上一點，……唔，鬚子上，對了……」

從七點等到九點，人們有些不耐了，樓梯響，負責與船家交涉的人回來報告，因為聯繫不好，最好的一條大船開走了。

「糟糕，那怎辦？」

「現在在雇，小一點的也許可以有。」

「今天能走嗎？」

「大概可以……」

「大概可不行啊。」

「可是，誰能担保？」

愈是糧食恐慌，人愈會容易飢餓，每個人都有飢意了，輪流的到街頭去搜買食品，我憑着窗，望着沿封鎖線一艘艘偷渡過九龍去的小艇，和不斷地從港外開進來的日寇搬運物資的船艦，香港淪陷之後，每晚上有靠十條運輸艦和商船出口，搬運出去的當然是盡量搜括了的物資和「戰利品」了，春的南海真是特別的美，太陽安詳地照着，海面比湖水還要平靜，上面跳躍着細鱗似的閃爍。

十一點，小船雇定了，二十一個人，每人船費港幣七十元，用一百元五十元的「大票子」支付須照額面七折，誰也不爭持這些，離開香港，早一分鐘也好，這是每個人頭腦裏唯一的問題。

我簡直不相信這樣的小船可以渡海，我們要渡過的還是有名的伶仃洋呢，但，誰也沒有遲疑，趁岸上沒有日寇的哨卒，一窩蜂的擠上這條長不滿三丈，闊不滿三尺的漁船去了，吹來了一層微風，船家仔細地點明了人頭銀數，撐開岸，喊了一聲「上風利市」，載着二十一個亡命客的小

船便這樣輕輕地滑出海面去了。

南中國海沿岸在我不是是一條陌生的海路，但是每次搭船的時候，總要打聽一下船的大小，我坐過三萬噸以上的大郵船到上海，也搭過不滿一千噸的「小賣東」到安南，可是坐這差不多沒有噸數可言的小漁船偷渡伶仃洋，却還是最初的一次，海真是太奇妙了，沒有風波的時候，她竟會顯良安靜到和內河一樣！

順風的時候，六小時可以抵達澳門，這一天沒有風，出發又太遲了，所以決定了在長洲過夜。出口的時候，要經過一次日寇守軍的查詢和明目張胆的掠奪，所以人們一上船就忙着把手錶，自來水筆，羊毛衫，錢鈔之類隱藏在不容易被發現的地方，兩小時之後，漸漸的和日寇巡船駐在地相近了，船家用緊張的聲調警告：

「藏幾個到船底去，人多了會有麻煩。」

硬把九個「化裝」不很妥當的朋友塞進了狹隘腥臭的漁艙，巡船可以望見了，人們的心驟然沉重起來。這是第一個關門，命運等着決定：能够平安脫險或者遭遇意料之中的不幸。船終於和日寇的小汽艇靠攏了，汽艇上坐着三個日本兵，不等船停，兩個拿着棍棒的水兵跳上來了。

「出來，出來，……」大聲的喊，「不准躲在裏面。」

像待宰的牲口，面無人色的人們一個個的走出艙面來了，水兵不懷好意地將我們看了一遍，事出意外，對於「化妝」不作的人不加注意，而對那位澈底地塗了鉛線的小姐開始留難了，

「瞧，這是塗上去的。」

另一個好奇地擠過來了，「對了，故意改扮的。」

船上的一個伍長之類的高聲地喊：

「帶進來，仔細研究一下。」

其他幾個女客也進了同樣的盤詰：

「姑娘，幾歲？」一個用不像樣的廣東話問，一面用粗糙的手指抓弄我的頭髮。

我怕鬧出禍來，硬著頭皮用日語和他們交涉。

「我們都是商人和家眷，誰要到長洲去的。」

「商人也好，什麼也好，一律要查問，」可是一瞬間之後，他意外地發覺我講的是日本語了

，「什麼，你能講日本語？到過日本的？」面部表情立刻和緩下來。

「在日本做過買賣。」

「什麼地方？」

「神戶。」

「到長洲去了爲什麼？」

「香港糧荒，餉散到港下去。」

「還回來嗎？」

「打算在長洲住下來。」

「她們爲什麼故意改扮？」

「爲了怕。」

「怕什麼，告訴她們，別怕，你們以爲日本人見了漂亮的女人一定會幹壞事情嗎？」

「不是這麼說……」

「漂亮，儘管漂亮就是了，塗得像個什麼樣子？」

「好，我叫她們洗掉。」

艇上的和船上的一齊哄笑起來，緊張的空氣緩和了，他們再和我雜談了幾句，連行李也不看

揮手說：

「開吧。」

最後決定了走澳門，一是爲着在這兒可以得到一些香港所不能得到的消息，其二是爲着隨後着也許可以到廣州辦的定物綫隻，可是一到澳門，這兩個時期都去盡了，澳門在表面上是葡在牙的租借地，可是實際上已經等於被日寇征服了，警察，郵務，海上警備，完全操縱在日寇手裏了，中立國和葡牙的船不能開，日本船忙於搬運香港掠奪來的贖物，所以從澳門到各口岸的交通一律中斷了，剩下來從澳門到內地去的路，祇有兩線：其一是由歐關至石岐，經滬陷區走肇慶，這一路要領「良民證」，從滬陷區到肇慶區的地帶又常常有沒領的土匪，其二是由澳門坐小艇到北水，換船到台山都斛，那便是我們自己的國土了，這一路比較快捷，但是事先沒有「撈家」（海盜）的關係，就隨時有被劫的危險。

再三權衡之後，我們決定了走都斛的一路。一禮拜，我們忙於路綫的打探，和「撈家」關係的索摸。一月十九，和前後到達澳門兩批朋友們匯合，以每人國幣二百八十元，每艇二十人以上的條件，（就等於每艇代價五千六百元！），雇好了兩條在南北水一帶頗有一點勢力的某氏所有的快艇。這是一種漁頭漁尾的「走險」。第一要乘黑夜偷越過日寇在澳門港外的警戒，第二要提防海盜，第三要偷渡過三灶島的日寇海軍船塢碼頭；第四還要提防南北水偽軍的騷擾。但是誰也沒有考慮到這一切的危險，我們一行裏面有大半是沒有任何政治主見和人生磨練的青年，女學生

，銀行職員，青年會幹事，家庭主婦，但大家祇有一個百折不撓的回祖國的意念！再換一次裝束，再整一次行裝，懷着興奮和若干冒險的心，二十日傍晚再上了征途。

請想像一下學校時代遊藝用的鋪蓋。我們用的「扒艇」比鋪蓋更短，沒有篷，也沒有搭客坐的地位，這樣一條小艇裏面裝上三四十件行李，和連船夫雇工在內一共二十九位乘客，假如說坐這種小艇冒險是「艇面坐險」，那麼現在簡直是「同舟共濟」了！這條船前兩天還經過一次修補，但是因為載重過多，所以船底還是不斷的漏水，把二十幾個人的一切託付了這樣一條小艇，在黑夜裏迷涉重洋，到今天回想起來似乎還有點餘悸。

五點鐘上船，在港內等待天晴，一隻日寇快艇駛過，於是慌忙逃到一羣三隻隻的大船後面去躲避，六點正，暮色罩住了海港，我們就趁這時撥出發，這一天正是舊曆十二月初三，眉月升得很早，六支槳打在水上發出銀絲閃亮的螢光，飛也似離開了這動盪不安的半島。

艇在一羣不知名的小島間縫隙遊，海平靜得像瀟水一樣，除出濛濛的遠山輪廓之外，沒有一片帆影，澳門的燈火漸漸的遠了，一小時之後，預期着緊張和不吉的心漸漸地平靜下來，單調的槳聲之外，乘客們以一種已經脫出了險境的歡愉的心情，開始輕輕的談話了：

——又算渡過了一關。

——還早呢，問題在明天清晨的南北水。

——什麼時候可以到南水？

——順風順水，深夜一點鐘可以了。

——可是今晚上海有風啊。

——算好運氣，海上沒有一條日本船。

我們這一羣裏面唯一一個懂得台山話的S向船家低聲地問了幾句話，指着前面岸上的山麓，回頭來對我說：

——盤過這座山，轉灣，就沒有危險了。

我們的船已經離這山麓很近了，照船的速度估計，再十分鐘就可以脫離危險區域。山峻然而黑暗，不像是有人潛伏的地方，我也感到了安堵，從隨身帶的籐篋中取出一點乾糧，算是這一天的平和的晚飯，船愈近山麓，一切多很恬靜，我聽見了疲乏了的同伴們的輕緩的鼾聲，可是，突然——真是太突然了，從黑暗的山坳裏，射來了一道閃耀的電光，二十幾個人的心在這一秒間失去了他們的安靜，在意識到驚懼和恐怖之前，從那電光的發源處，一個粗暴聲音在喊了：

——靠岸，靠岸！

我無法形容那一瞬間的人們的反應。像被探照燈射中了的飛機，船中人都被那強光照射得感覺到眩暈，人們高聲呼喊及射地處理了他們的身體，有的像鴉鳥一般的把頭都埋進行李中間，有的不管一切的把身體倒向船底，也有的茫然若失。不知道如何適應這突然的襲擊。我從電光中隱約看到了船主的舉止，岸上的喊聲愈緊了，船夫們開始了慌張，舵工失却了主張，像蝦一般彎曲着身體，着力的敲打着舵，船開始向岸行近了，這時候，船主發出了沉着而有力的聲音：

——丟！搞乜鬼，快掉開！

在這嚴厲的命令下，舵工利用了電炬閃滅的一兩秒時間，絕望地扳住舵柄，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迴轉，我們屏息着，等候着命運的決定，船掉轉頭，正和岸壁成了一個直角，飛一般的向大海前進了，岸上的喊聲漸漸的離遠，但是電光依舊閃滅地照在我們身上，不靠岸，逃走，這是每個乘客的希望，但同時每個人也意識着我們還處身在槍彈射程之內，五秒，十秒，聽不到槍聲，人們的意識恢復了，船主正以低重的聲音，在對那在緊急關頭動搖了的舵工責罵：

——靠岸，你當然不怕啦，你有什麼？一條×，可是人們怎樣啊，幾十個人的身家性命！

船已經在無涯際的海中央了，電光還像不服氣地在岸上閃耀，可以算是脫險了，可是第二個問題又立刻提出在我們前面，回澳門去？還是再冒一次險。

船在漆黑的大海中飄蕩，驚魂甫定的乘客誰也捉摸不定船主的意志，誰也辨別不出船的方向，兜了一個圈子之後，船轉了一個方向，又漸漸地和岸接近了，澳門的燈火重新映入我們的眼簾，我聽見了一個女客的悲嘆一般的聲音：

——回澳門去過夜？

二個船夫回答了：

——走路灣！

我們胸中又發出新的希望。從澳門到都斛，通常航線必須經過路灣這個出口，但在那兒停着日本和葡萄牙的專為緝捕走私船的汽艇，現在，取巧的路不行，又繞回到走險的路了，算是僥倖，十點四十分，在日寇汽艇探照燈掃射下，我們躲在一隻掛葡國旗的貨船後面，居然偷渡了路灣的海口。這之後是比較平穩的一段，船從日寇佔領了的橫琴島和三灶島的北面擦過，向西南直駛，預期着有危險的三灶島，也安然渡過了，雖則在可以望見三灶島日本海軍碼頭的那一瞬間每個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照預定，午夜十二時前可以到南水的，可是因為在海上兜了一個圈子，到南水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四點半了，天還未亮，但是海上已經有一點可以辨別島影的微明，這兒是偽軍一南支海軍陸

戰隊「駐防」的地方，假如在午夜，船先在這兒海上停泊，等候預先約好了的「防船」（保鏢船），就在天未明前直放都斛，可是現在，我們的船又被陸上的偽軍發現了！又是一次神經緊張到爆裂的場面，喊停船和照電筒無效，終於實彈射擊了，海面變到和內河一樣，這一次是欲逃無路了，我們被迫着靠岸，幾個赤腳短褲，手拿木炭的偽軍已經站在我們前面了，我們以爲土匪，偷偷的問了船夫。

——撈家？

——別怕。

——要搶嗎？

——是偽軍，要搜貨。

——你們帶着貨嗎？

——搜去了也不要緊，這一帶，對於×家的船他們不敢惹的。

船主開始和岸上人談話了，並不像要決裂的樣子，爲頭的一個偽軍裝腔作勢地罵着，但船主上了岸，幾個偽軍便跟着他同去「交涉」了，局勢緩和下來，偽軍開始胡亂地檢查我們的行李。

——別怕，祇要不帶貨。

——有貨的拿出來！

大概是知道「搜了去也不要緊」的原故吧，船上人把一大包鴉片和一些私貨交出來了，對於客人的行李，除出香煙之類的，小另件隨手掠奪了一些之外，還沒有多大的騷擾。天漸漸○了，我們放棄了當天到都斛的計劃，七點，船主回來，我們決定了在北水上岸。

南北水是一個奇妙的地方，這兒有反日的革命傳統和首先攻入三灶島的抗日漁民領袖，有專營澳門台山間走私的私梟，有打船劫艇的「撈家」，也還屯駐着掛洋精衛香黃三角旗的「南支陸戰隊」，而在北水和都斛之間的一羣之水，更盤據着一千以上的幫派紛歧的海盜。我們在一片叢生着荊棘的灘地前面靠岸，脫了鞋襪，渡過了泥濘及腰的一里路的泥灘，在這荒涼而奇妙的漁村裏作了暫時的休息。這一天的防船，已經開出了，勢非在此過夜不可，正午，戴了少校領章和帶了兩個木殼槍衛士的偽軍連長來訪，講了許多似恐嚇似打探的客套話之後，問道：

——你們有担保嗎？

——都是做生意的，用不着担保吧。

——明天去都斛？

——是的。

——不怕強盜嗎？外面有千多個辦家等着你們呢。

——我們都是此地的×家的朋友，他們可以替我們請防船保護的。

——出門總還是仔細一點好吧。——對我們致歉了奸滑的一笑，懶散地走了。

這連長的出現給了我們新的不安，從「損保」出發，有可能牽涉到劫掠財物以外的問題，這一天下午，他又帶了他的那位助手帶了三雙金鐲和一只手鐲的「壓寨夫人」，來訪問了我們二次，我們趕快和×家商量，經過他們的斡旋，結果圓滿，每人奉送「保護費」十五元了事。

剩下來的是一「防船」的問題了，再三奔走之後，講定了的代價是「防船」四艘，每艘槍十二條，由北水保護到都斛為止，每人國幣七十元，在斷續的大吠聲中過了不安的一夜，第三日正午開船，在全副武裝的防船「保護」之下，浩浩（？）地開出了沒有一片帆影的大海，船出北水，是珠江另一入海口的崖門，那便是國軍勢力範圍與淪陷區的交界處了。

下午三時，船已經開入了我們自己防守的海面，防船漸漸地落後，而終於和我們分離，問了船家，說：不再需保護，他們已經回北水了，從離開澳門以來，我們最初的從每個人的臉上看出了安堵的微笑。

傍晚到都斛的港口，經過了一次愉快的檢查，因為這已經是掛着中國旗的巡船了，香港淪陷

之後，第一次看到國旗，第一次遇見祖國的武裝兵士，也再度的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每個人都有感慨，但每個人都用意味深長的沉默，來表現了衷心感激的情緒。

節斛一宿，翌日清晨再整行裝，一部分朋友坐「單車尾」先行，我們押着儘存的行李，九時出發，經斗山沖要，以十小時九十華里的速度，下午六時進入了台城。